尚書精義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精義

(六)

黃倫撰

尙書精義卷三十三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無垢曰周公意言武王勤勞辛苦得天下爲子孫萬世之基以綏養天下萬世之民今不明故違若此安坐求敬忍視王室之危亡而不恤矣如此訓諭則見周公義理深長而邦君御事之敬忱亦感矣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無垢曰天意以成王沖幼坐繼武王之業恐其怠惰恣縱故閉塞勞苦我成功之所使我知天命之不易而人情之艱難也我何敢不盡心盡力以卒武王之所圖之事哉武王所圖之事何事也曰天下盡歸周家之事也
張氏曰閟言天命之否閉而不通毖言人事艱難而不易事者功之始功者事之成前人之功積事以成之者也今也天閟毖我成功所則我于寧考所圖之功不能必成姑亦終其所圖之事而已天下之事先王定之于前極其卒之者非子孫其誰乎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無垢曰周公惟恐其未喻也乃曰至誠稱譽而非諂非諛者天必輔之欲知至誠稱譽不可考之于諸

大夫恐其有爵祿之累也其言可信也少矣使民有徯予后后來其蘇之辭有徯予后后來其無罰之辭則天之輔我可知當時十夫來翼則民有忱辭歸我可知矣民有忱辭歸我則天之輔我亦可知矣其往征也何疑哉民欲征四國如此此天心也予何敢違天不于武王與夫舊臣之功使之有無窮之計乎誠使周公聽求敬違卜之言坐視四國之叛而不爲之經理則武王之天下未可知也四國叛亂如已有疾以害我周家之業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與夫舊臣所受于天之休命有以終其業乎畢終也終其業則視四國叛亂如疾在躬必去之而後已

張氏曰化者化之以其道也誘者誘之以其言也三監淮夷之叛有邦之君皆以爲不可征此成王所以化之者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者誠言而有辭天之所輔也我忱信而有辭天必輔我天道遠而難知欲知天之輔我當考之我民而已民之去就視賢十夫予翼則民輔我矣天之視聽自民民輔我則天輔我矣天輔我民輔我豈特可以極卒寧王所圖之事其于圖功亦可以終之者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無垢曰武王既已統一天下未及紀綱萬事而死今成王繼之有四國之叛使不爲之撲滅是若作室不肯爲之營築也營田而不爲之播種也況能制禮作樂立綱陳紀爲子孫無窮之計因其作室菑田之說又思曰父以敬存心見其子不繼其志其肯言曰予有後不棄我基業乎爲人子而不爲父所信

則亦何以爲人哉。使我今日不能繼武王之業。以平四國之亂。是武王無後也。是盡棄武王之業。而不爲保守也。如此。不征其可乎。

張氏曰。父作之于前。則子不能不繼之于後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東坡曰。養、斷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父兄歟。抑助其子歟。其將相勸。助其父兄。弗救其子也。今王與諸侯征伐四國。正如父兄朋友伐其子爾。衆人孰當助乎。

陳氏曰。兄考者。喻成王。周公也。友者、邦君也。喻四國也。子者。喻民也。民養者。斷養也。喻羣臣也。四國殘害我赤子。我爲赤子之父兄。固將救之。汝羣臣乃勸我弗救乎。

呂氏曰。如人之父兄。被儕類伐其子。父兄豈肯弗相救。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何況王者視民如子。見得武庚、管、蔡害民。爲天下諸侯。豈可不相救助。此以世間常情論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侯甸男邦伯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無垢曰。爽、明也。清明邦國。必賴哲人。今茲十夫。通知上帝之命。命在周家。故來翼我。十夫可謂哲人矣。

清明四國叛亂者。非十夫其誰。十夫來助征伐。是上帝來助征伐也。其可已乎。以是知非有以高天下之見者。則不足運動天下。邦君御事。學至於立矣。特未可與權。平居守常。則有餘裕。儻遇變故。則不足

以知幾而斡旋上天之法誠者輔之今周室至誠動天天遣十夫來翼邦君御事其可有異論不輔我至誠之心而易上天之心乎降戾周家使大艱人如三叔等以我至親乃大近相伐于室家之中此周家不幸天降此禍也禍端已起不可不治治之之道伐之而已矣夫上天之法本于輔誠此天之定命不可改易也三叔乃一時變故耳豈能易天之法與天之命哉天法天命既不可易邦君御事乃以謂不可征是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呂氏曰天輔助我有周於誠實乎信無事之時其時尚不敢有變易夫法以輔誠天命何況今日天動威以警戒我周邦尤不當不從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無垢曰殷之有天下猶百畝之田也田有惡草則害嘉穀天下有不仁之君則害良民天相武王誅紂滅殷以保良民是若穡夫除去惡草以養嘉穀也今其莠猶在如武庚之叛也成王豈敢不力誅鋤以終天下之業而繼武王乎亦猶穡夫盡去惡草不使一苗有遺類也前曰日思今曰永念則知聖賢舉事不輕易如此

東坡曰方是武王之舊臣皆欲從成王征伐故王曰天若欲休息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而止乎

張氏曰穡夫之治田去其害稼者而已蒭稂莠不除終爲苗稼之害殷商之害虐斯民爲天所畏有類

于此。故曰天惟喪殷。若穡夫。天之喪殷如是。則爲成王者。故當歛之至于終畝。所以應天者也。極至也。天之休美于前寧人。使有天下。成王自謂我何所至乎。言有天下之休命者。盡寧王之德也。我卜既吉。而不往從之。則是逆天者也。成王之所以必往伐之者。從卜而已。

呂氏曰。周公論天之命。喪商之意分明。天降休命于武王。又分明。何必去占卜。自合當從天命去。東征雖不卜亦可。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東坡曰。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略。況今卜幷吉。是天欲征。不欲休也。盤庚及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也。使盤庚不遷都。周公不攝政。豈有異議乎。平居無事。變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盤庚與周公自比。此王莽所以作大誥也。

張氏曰。天雖難忱。其示人以吉凶之命。而無有僭差。卜之所陳者如此。此三監淮夷。不可不征也。

荊公曰。武庚周所擇以爲商臣。三叔周所任以商事者也。其材豈非庸人。方主幼國疑之時。相率而爲亂。非周公往征。則國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後。賢人衆多。而迪知上帝。以決此議者。十夫而已。況後世之末流。欲大有爲。而乃欲取同於汙俗之衆人乎。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無垢曰。征四國時。實周公攝政。故孔子序大誥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則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雖

曰周公相成王其實皆周公意也然孔子於大誥尚曰周公相成王至此則獨書成王而不及周公者何也曰論成王之意惑流言疑周公則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非成王意也余原成王本意豈願四國之叛而失吾家宗社哉特以疑故顛錯繆亂耳使其無疑則原其本意實亦欲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也故聖人不書其疑而書其本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而不及周公不及周公所以深明周公行成王之意而非周公私意也前書周公所以尊周公之斷後不書周公其義豈不遠哉余乃知不書周公其所以尊周公也　又曰微子蓋帝乙長子特以其母初賤而生故不立其母後貴而生紂故紂得立然而紂無道亡天下其子武庚又背叛亡其國殷緒宜絕矣周家忠厚不忍滅殷宗廟社稷卒封微子以爲殷後且使成湯以來不泯祭祀凡三十二傳而滅於齊是全湯之祭祀者微子也使微子繼帝乙有天下豈有牧野之事乎

呂氏曰周公攝政時有流言之變天下皆疑周公有無王之心孔子特序此以發周公尊王之意欲使後世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聖人經世之大法也又以見周公之本意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無垢曰立前代子孫以崇德其意以謂不立他人子孫而立微子者所以崇成湯之德不敢忘也立前代子孫以象賢其意以謂前代子孫必有先祖遺風今立微子爲諸侯所以象成湯之賢使我有所法

也。夏商各有一代禮物。不相沿襲也。先王不忍自尊一代之制。而廢前代之禮。故立二王後。使統承先王之業。不用當代之禮物。其典禮正朔服色。一從其故。家所尚。雖郊天祀地。亦所不廢。此所以使微子統承成湯。常自修其家禮物也。其意使前代子孫。常見故家遺物。而無悲苦傷悼之念。嗚呼仁哉。夫以客禮待之。所以尊成湯也。先王忠厚尊敬之風。可想見于此矣。夫以客禮待之。其心視之。如成湯之存也。

張氏曰。以事言則爲稽古。本成湯而言之。則曰崇德。自微子而言之。則曰象賢。蓋王者之後。必立其人。以承其宗祀。古之道也。成王稽而行之。故謂之稽古。成湯有德矣。必立先代之後。以作賓王家。所以崇有德。微子爲賢矣。必建于上公。加以爵服。所以象其賢。崇德象賢者。將以嗣先王之統而承之也。

呂氏曰。崇夏之後。便是尊禹之德。崇商之後。便是尊湯之德。蓋德厚者流必長。德薄者流必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蓋聖人于車旗正朔。本數末度。種種自有定制。豈可不責其後世子孫之修。然聖人公天下爲心。其所以創立一代規模。蓋欲新時人之耳目。然未嘗以己爲是。以先爲非。不敢盡掃滅先王之制度。所以不要後人廢墜。使修其禮物。常常在裏。此亦見得聖人公天下爲心處。且如秦恐人是古非今。盡焚滅先王之典籍。此只是秦私心如此。然聖人所以留其禮物。使之常修者。蓋亦有意。天下之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循環然。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聖人通百世爲體。若先王法度。苟不修。而我之法或廢。後世有聖人作。卻把何

道理救得此所以修其禮物者蓋知變通之道損益而兼用之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無垢曰齊聖廣淵其德蘊于中而未用至其發之於事也則見于撫民以寬寬乃齊聖廣淵之發也若夫傲慢閉塞褊窄淺露之人其見于事也則爲虐有德爲寬無德爲虐然則人主之于民其可不以寬爲心乎桀以虐失民心湯以寬得民心盛哉成湯之聖也取塗炭之民付輯寧之地故其功加于當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至克寬克仁其心法所流足以傳于子孫故有德垂于後裔功德兼隆其盛矣哉有德無功是能有而不能用有功無德是無其本也
張氏曰人之致其力以興事造業謂之功功則可大故加于時直心而行之之謂德德則可久故垂後裔
呂氏曰湯以盛德受天命以寬撫天下功既加于時德又垂于後裔如日月之明終古不息若本原不深厚功加于時則有之無緣會德垂後裔此王伯之辨緊要在此蓋伯者以私智相高摟諸侯都是智巧機術相籠絡天下若本身死了便散潰解釋如齊威方死五公子爭立諸侯來伐何緣會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
無垢曰踐修厥猷之實豈在虛空高遠哉恪愼克孝肅恭神人此所謂踐修厥猷也紂荒怠弗敬而微子恪愼紂宗廟不享而微子克孝紂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而微子肅恭神人則躬行修治之意可以意

會矣。夫其爲人恪愼克孝。肅恭神人。則至誠忠厚。尊嚴和樂。豈尋常人哉。開國承家。以繼先代禮樂。舍斯人其誰乎。

呂氏曰。恪愼克孝。此是著實踐修處。今閭巷之人。皆知孝。然只是養口體。以此爲孝。不可謂之克。若克果能盡孝之道。如曾閔。方是克孝。肅恭神人。此見得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字易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都無幽顯之間。此心常不替。

予嘉乃德。日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無垢曰。孔安國謂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其言論切實。有補於教化。余誦斯言。至于三復。請因其說而推明之。夫上帝歆享下民敬和。必有以感召之也。微子恪愼克孝。肅恭神人。孝白恪愼中來。恭自肅中見。神人之樞機。已管鍵于此矣。故以此祀上帝。則上帝歆享。以此令下民。則下民敬和。使無其本。能至是哉。嗚呼。欲觀人之有德與否。請自孝恭而卜之。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爲節。微子爲成湯後。故其盛如此。然微子所以得此者。成王取其孝恭也。非特取其爲湯子孫而已。是孝恭之人。可以爲上公矣。

呂氏曰。微子躬行篤實而有光輝。又恪謹肅恭。無幽明隱顯之間。如此方可謂篤不忘。既如此。所謂上帝時歆。下民祗協。本無二理。以此心事上帝。何緣不歆。以此心對下民。何緣不祗協。此是上當天心。下當民心。所以建汝于上公之位。命汝尹此東夏之民。所謂東夏者。蓋岐周在西。其所以封微子在亳。以

岐周看亳卻是東。惟微子之德至此。所謂可使南面。所以因而命之。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無垢曰。烈祖之心。欲安民而已。初不以天下在我在彼。爲輕重也。使微子不失孝恭。以此訓民。以此保服命。以此率典常而蕃王室。則成湯之心。至微子而愈宏大矣。夫烈祖德業之大。固不可以一言盡其要。不過納民于律度之中爾。使微子不失孝恭之心。則永安上公之位。而足以毗助我一人之教化矣。夫人主雖有仁心仁聞。而所以使民被此澤者。則在賢有德之諸侯。以宣布之。可也。諸侯而不賢。則吾仁心仁聞。有所壅遏。其爲戕賊國家也大矣。成王此意。所以望微子也深矣。使微子如上所戒。則內足以貽子孫。外足以範諸侯。上足以保國家。使一出乎此。則子孫無所庇。諸侯無所憚。國家無所賴矣。在微子當如何哉。微子儻能以欽自持。不忘昔日孝恭之心。則舉事皆得其當矣。豈不簡易乎哉。微子如是之賢。尙告戒如此者。何也。曰。舜大聖人也。年九十餘矣。又自匹夫而爲天子。晏然若固有之。踐揚重任。職事修舉。命九官。黜四凶。有大功數十。天下尊之。而益方戒之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而況微子。其可不戒乎。蓋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一念失路。則一念小人。一朝一夕失路。則一朝一夕小人。以一朝一夕之小人而舉事。則爲千百年之小人。其可忽諸。

張氏曰。治民不可以不欽。化民不可以無訓。欽哉。使之欽以直己也。往敷乃訓者。使之順以導民也。宏

乃烈祖。則其孝足以奉先。律乃有民。則其政足以率下。夫然後下足以保其祿位。上足以輔乎天子。故斷之以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如是則子子孫孫。得以繼基緒。而萬邦之衆。莫不以之爲典式。此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之謂也。

尚書精義卷三十四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無垢曰。想成王聞唐叔之言。知禾之所以爲瑞者。自周公盛德所致也。所以親遣唐叔。歸此禾於周公。而致其感悟之意焉。歸禾之篇。具載之矣。惜乎此篇之亡。不及一見也。想見唐叔忠信。成王誠意。和樂愷康。開懷露意。君臣之間。不復包藏疑貳。天下之樂。其有過于此者乎。又曰。周公既受成王命。以禾來歸。周公不敢當此美瑞。乃陳天子之命以作書。以謂禾之所生者。乃成王之心所感召也。此美禾當主于王。我何與焉。非周公撝謙。人臣之道。正當如此爾。

史氏曰。歸美于周公。故曰歸禾。加德于成王。故曰嘉禾。君歸于下。臣嘉于上。一瑞而二書作焉。盛德之至也。三復其義。不惟周公愛天子之深。而天子愛周公也亦至。周公遭變。禾則盡偃。成王泣書。禾則盡起。蒼蒼之天。反復報應。喜怒于立談之間。不其怪哉。非愛周公也。愛成王也。愛周公則成王可與有爲矣。唐叔之禾。又前日之禾也。成王悟流言之非。而有衮衣之歸。周公懷愛君之心。而有東山之役。異畝同穎。此天借草木之靈。以示君臣誠意無間。一體同心之象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無垢曰。三監既誅。乃盡以其地封康叔。然周公不以封微子何也。微子賢者也。夫何疑哉。蓋所以一商

人之心也。武庚之叛。以故都之人。思商家舊德。故因以騁其區區之忿。今微子雖賢。商人見微子乃商家子孫。其心不能無感傷。姦雄乘此。又將生變。如此則天下何時可一乎。安國云。康圻內國名。是未封衞以前。康叔已受封矣。康叔雖賢。然初任重事。荷大責。其舉而盡善乎。此周公所以作康誥。使康叔知明德愼罰之義。作酒誥。使康叔知剛制于酒之義。作梓材。使康叔知塗丹臒之義。勤勤懇懇如此者。以見其重大也。

張氏曰。治殷餘民之道。在于明德愼罰。故康誥者。誥之以明德愼罰之事也。能明德愼罰。然後可以化舊染之汚俗。故酒誥者。告之以無困酒。而革其舊俗也。能革其舊俗。然後可以粉澤藻飾。以成至治。此所以終之以梓材也。

呂氏曰。命康叔爲衞侯。在周室封諸侯之一事爾。何故三篇之書。餘千言。前次未嘗如此之多。在唐虞之時。命典樂。命九官。不過一兩語。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不過一篇而已。後世未嘗如康誥之詳者。見得當時。以三監既叛之後。殷之餘民。志尚未定。所以邦之安危。惟茲庶士。康叔正是周室安危存亡之所係處。周公成王之命康叔。其言不得不詳。此亦是時變之所使然。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東坡曰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之前乃克管蔡卽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

史氏曰都不定無以得天下之心法不明無以勸天下之治昔姬公之作周也其加意於此乎方成王尙幼王都未定周公定之王法未明周公明之謂天下之治不治舉係於斯也是以定鼎于郟鄏以據天下之中邑既成矣四方之民莫不和悅五等之侯百工之衆莫不會同可謂得天下之心矣於是播周之號令使之知所守見商之多士使之知所畏勞來而安集之遠近內外無有不得其所其勸天下也如此天下之治其有不舉者乎昔嘗以是而作大誥矣今復推廣大誥之意而申言之故曰洪

呂氏曰生魄是三月十六日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之洛四方之民皆譬如子來大和會于周皆供周公洛邑之役周公築洛邑大抵一箇版築斧斤勞苦之役人所最憚然周公所以得四方之民皆大和會供其役者何故此正如文王作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之意侯甸男邦采衞除要荒之外諸侯亦皆供周公洛邑之役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敍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東坡曰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爲寡兄此豈成王之言

無垢曰不顯考文王謂康叔有大明父文王也以謂文王識見智慮照燭萬事有如日月幽隱皆明其大意在自明其德與愼于刑罰而已明德則在己無玷愼罰則待物以寬行此兩句其於治衞沛然其有餘矣君仁則所用皆仁人君義則所用皆義士知此則庸庸祗祗可見文王之明德矣且知其可用則用之知其可敬則敬之非文王之明德其能灼見人材如此乎夫人主能不侮鰥寡以感動天下之心而庸庸祗祗威威以聳天下之心則天下之民善心油然而生惡心怛然自沮造化之柄陰陽開闢與天地同功六子同用顯民之說豈欺我哉夫肇造區夏豈一旦而遽得之乎始行於一邦又行於一邦以至天下歸之夫一邦之不修則以己德之不明而待物之不恕文王專用明德愼罰之道以修邦之未修者自一邦又及一邦俄而滿四海盡在文王明德愼罰中其盛矣哉西土謂岐周文王所都之邑也紂地民如寇讎苛政虐刑使民孤煢無所依倚姦回逋逃掊擊戕賊使民窮極無所庇覆而西土之民獨於湯火中自有清涼之地蓋所依倚者文王所庇覆者文王也天以民爲心今天下苦紂之虐慕文王之仁民心美之是上帝美之也其仁聲聞於天下之民是聞於上帝也夫何故以上帝以民爲心也天乃大命文王是以天下之民皆歸文王而三分有其二也夫何故天以民爲心也民皆歸文王是乃天大命文王也文王以仁受天命武王以義成文王之功父兄皆聖明聖作而明述受此天命河

潤九里。澤及三族。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故使汝小子封。得在茲東土。有民人。有社稷。貴爲諸侯。而富有一國也。可不敬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無垢曰。蓋念則有明德愼罰。不念則私欲滋熾。安知在己無玷。待物以寬之理乎。言今民將在康叔。敬循文王明德之心。紹開明德之事。躬行明德之言。紹聞者。謂今聞於我。當常存諸心。汲汲以文考在念。繼求所聞。使不斷續。以增廣其德也。衣之爲言。若衣服在體。躬行而佩服之也。天下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明德之法。當廣備衆體。蓋學有多門。不可以一塗取。學無止法。不可以一節拘。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爲孔子門人。雖所造有淺深。槩乎皆有所得也。故祗遹文考。未可止也。更當敷求殷先哲王。保乂斯民之心。以敷求殷王。未可止也。故又當大遠惟商家前老成人。所以宅心者。在於何地。則吾德愈廣矣。吾德愈廣。則天下之理。如燭照數計。隨民之病。在於何處。從而訓之。無不如所志者。蓋惟明德。則見理。見理則知訓民之要矣。以遠惟商老成人宅心。未可止也。故又當別求聞由殷以上古先哲王。若夏、若虞、若唐。所以康保民之心。用以治衞地。乃爲當耳。天即吾性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邵堯夫作盡心知性贊曰。廓然心境大無偏。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要於徹處起經綸。至矣斯言。夫心即性。性即天。心體甚大。盡之者少耳。故惟學問爲可以宏之。蓋祗遹文考。天在

文考而止耳。敷求哲王。天又在殷王焉。遠惟商老成人。天又在老成人焉。別求古先哲王。天又在古先哲王焉。如此則吾之性天。愈覺其無所不在矣。非文王、殷王、商老成人、古哲王。能增吾之性天也。吾性天本大。特因文王、殷王、商老成人、古先哲王、發之耳。天既宏大。則吾所順者皆德。而吾貌、言、視、聽、思、皆爲肅、乂、哲、謀、聖之用。足以時風雨。敍燠寒。攝陰陽。而移造化。裕然取足於身。而無事於外求。如此。則心亦廣大高明矣。然何以驗其實乎。止在不廢王命而已。故能奉承王命。不作聰明。以亂舊章。不敢以側言而改厥度。則若德之實也。

張氏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爲政不因先王之道者。亦徒法徒善而已。此周公之誥康叔。使之祗遹文考。敷求于殷先哲王。蓋欲因先王之道以爲政故也。若德者。順性命之理。而無違也。能順性命之理而無違。則萬物皆備於我。注之不滿。酌之不竭。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雖然人臣之道。在於奉君之命而行之者也。故於此又戒之以不廢在王命。在者存也。而有察意。故於王命能存之而不敢廢。然後可以保其祿位矣。

呂氏曰。周公歎息以成王之命。告戒康叔。以汝念哉。不可有一毫怠忽之心。今衞國之民。全在望康叔。將率行文王之事。何故。蓋衞國之民。聞文王之事。見文王之子。來臨諸侯。必以祗遹望康叔爲康叔者。須當接續所聞。佩服道德之言。不要斷絕。康叔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朝夕在父兄之側。其聞道德之言。不爲不多。今既爲衞侯。遠父兄去。周公恐他有間斷。故戒之以紹聞衣德言。使他知接續前人之

所聞。佩服前人之德言。如此。方可副殷民之望。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無垢曰。恫、痛也。瘝、疾也。不知祇通文考。以至別求古先哲王。則邵堯夫所謂。微處起經綸者也。人欲滋熾。所嚮皆惡。未問物論邦刑。以痛疾其身。其心紛紜擾亂。大則爲名好勝。小則爲利患失。又其下爲淫爲侈。爲決其隄防。疑沮曾不得須臾寧。人見其平體慢膚。若從容無事者。而不知其心如此其蹙迫也。天可畏。而所輔者在誠。吾勉求誠之所在可也。小人難保。其情大可見。吾勉求其情之所在可也。吾之誠。民之情。款求之者無他焉。自敬而入耳。欲求誠自此以往。當盡乃心。盡心則誠見矣。盡心、卽孟子盡心之說也。心體甚大。能盡之者少。惟能盡則人欲斷絕。天理昭著。天正在此。吾何往而不得天哉。欲求民情。當無安逸豫。蓋勤儉則得民心。逸豫則失民心。民心不可保也。勤儉則聚。逸豫則去。安有常心哉。故乂民之道。正在不好逸豫耳。盡心不好逸豫之道。在敬而已矣。小人難保。則多怨。民怨則天所不佑。夫民怨君。不在大惡。或起於小事。不尊在小事。多由於大惡。勿以謂起於小事。而苛察細務。簡忽大體也。亦勿謂由於大惡。簡忽細行。專務大體也。如貫高之圖高祖。徒以簡忽張敖耳。怨果在大乎。隋文帝親臨萬幾。至衞士傳餐。而以喜怒生殺。一傳而滅。怨果在小乎。然則幾微之禍如此。可不專去逸豫。而勉其不勉之心乎。已乎。汝康叔雖小子。然其任重大。所事者宏王。應保殷民。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豈可

忽哉。

東坡曰。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者無常居。故康叔之國有新民也。方三監叛周。天命蓋岌岌矣。黜殷而封康叔。天命乃定。

史氏曰。人之性孰不有道。而商民不順於道。孰不有德。而商民不勉於德。皆其君不能順之勉之之故。狃于姦宄。敗常亂俗。其不順於道。驕奢矜侈。怙侈滅義。其不勉於德如此。是皆習於商政故也。唐叔之居是邦也。無俟於他求。因其固有之性。順以導之。則昔之不順者。於是而必順。因其固有之性。勉以勸之。則昔之不勉者。何患乎不勉。又焉用忿疾于頑。過爲刑戮。以招怨謗哉。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無垢曰。夫明德則曰敬哉。明罰則又曰敬明。是明德愼罰。專在敬而已矣。敬勝百邪。故在己無玷。而德自明。故待物以恕。忠敬乃能明德愼罰之門戶也。

東坡曰。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眚。乃惟終成大惡。非詿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以爾爲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情。乃惟適爾。非敢不以爾爲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乎此言。是周公虐刑殺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爲喜怒。而出入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法不當死。而原情以殺之。情之輕重。寄於有司之手。則人

人可殺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爲之歟。

張氏曰。自病謂之眚。眚者。過失之謂也。人有小罪非眚。則其故爲可知矣。乃惟終。則非爲人之所詿誤也。乃惟自作。則其惡出於自爲者也。原其情。則不以君爲典式。是不法乎上之政令者也。如此。則其人罪雖小。然出於有爲。故不可不殺。所謂刑故無小是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者。乃有大罪。非終。成其大惡。乃惟過眚。以災害於人。與所謂惟終自作者異矣。原其情則歸之於汝。與所謂不典式爾異矣。明其道以責之。則極厥辜。如是之人。其罪雖大。然出於過誤。在於不可殺。所謂宥過無大是也。

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無垢曰。斷獄之道。如上文所謂。若二人犯死罪。其一若罪小。而出於無賴。其一若罪大。而出於偶爾。無賴者。據法以殺之。偶爾者。援情以生之。如此用刑。乃爲有敍。夫何故。以得法外意也。人皆知法當死者。以死斷爲有敍。而不知法當死者。以權其死生者爲有敍。故夫非得法外意者。不能爾也。得法外意以斷獄。則民知無賴之不可爲。而無辜者之必生。如此則姦心消縮。善意自生。惟姦心消縮。此所以皆謹勑而不敢放肆。惟善意自生。此所以皆相勉爲和樂。而不敢爲很戾也。無賴而犯死罪者。殺之不留。如疾之在躬。必務絕其根本。如此。則人知惡之不可爲。而盡棄去之。惟恐汙染。率爲謹勑而不敢肆意矣。偶爾而犯死罪者。務有以保全之。如赤子之赴井。務有以救護之。如此。則人知善之不可不爲。皆行乎

禮義安治之路。率相勉爲和樂。而不敢履危溷矣。

張氏曰。有敍者。刑罰之施。有輕重。不失其先後之序也。小罪非眚而殺。大罪非終而赦。上刑適輕而下服。下刑適重而上服。惟其刑罰之施。不失其序。則小人莫不畏服。此民之所以其勑懋和也。勑則莫敢放肆。和則無乖戾。然刑罰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制人之心。疾者人情之所同惡。攻之而欲其亟去也。赤子人情之所同愛。保之欲其不傷也。人君惡惡欲去。如有疾然。則民莫不盡棄咎而爲善。人君愛民欲存。如保赤子。則民莫不盡歸于康乂。而不擾刑罰。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耏人。無或劓耏人。

無垢曰。刑謂荆宮之類。殺謂大辟之類。劓截鼻。耏截耳。古謂輕刑。嗚呼。缺者不可復全。斷者不可復續。刀鋸所臨。痛楚切骨。彼亦人子也。使其毀殘父母遺體。謂之輕刑可乎。誠謂輕刑。劓耏也。亦一國之人。以謂當劓耏。非康叔私得劓耏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豈容有偶。趙父兄所庇。因有爵士。使在人上。妄行刑殺劓耏。取快其意。荼毒斯民哉。必不容也。康叔賢者也。豈容有是。然而舜大聖人。即位至九十餘歲。益方有罔失、罔淫、罔逸之戒。而況康叔乎。

張氏曰。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刑罰皆出於天討。爲人君者。奉將之而已矣。此成王之誥康叔。以謂非汝封得以刑人殺人。汝無或妄有刑人殺人。非汝封得以劓耏於人。汝無或妄有劓耏於人。劓耏者。五刑之最輕也。非特其重者。在所當愼。雖劓耏之輕。猶不敢妄。則其大可知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無垢曰。前告康叔以刑殺。既稱王曰。而告以劓則。則稱又曰。今告外事。既稱王曰。而告以要囚。則又稱又曰。以此知成王之告。有未盡理者。周公又雜而告之也。王曰。乃成王告之而又曰。乃周公告之也。外事。諸侯以獄事來上。康叔當觀囚之要辭以斷之。要囚者。若殺人一等也。而有謀殺者。有故殺者。有鬬殺者。有誤殺者。有爲人所誣迫於箠楚而自誣者。儻將斷獄而不得其要領。則將有冤枉者矣。天下之重。莫重於人命。此所以於囚之要辭。當服膺不舍。當念慮不忽。當反覆尋繹。終始考究。揆之以人情。驗之以事實。察之於意外。辨之於證佐。求之於歲月。至于五六日而不已。又至于旬。又至于三月。其要辭果實情而無冤枉矣。然後大斷其罪。而不復有絲髮之疑焉。

張氏曰。德本也。刑末也。德內也。刑外也。故人君以德爲內事。以刑爲外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無垢曰。汝陳周家法事。斷以殷家故事。當知天下公義。以刑以殺。勿得以汝封私意也。此教康叔以行周法用殷法之理也。夫自高者義昏。自卑者義明。自高則唯知一己之尊。而不知理之所在。此義所以昏也。自卑則不見一身之長。汲汲然求天下之理。而佩服之。此義所以明也。使康叔斷獄。盡順於理。事事有敍。康叔儻以此一毫自置於心。則自高之心生。而義昏矣。惟盡順於理。事事有敍。乃自處而思曰。

我豈於斷獄之間有未順於理者乎得無有冤枉者乎日日自省惟恐其不順於公義也如此則處心積慮惟善言是從善道是思義於是而明矣夫君臣所以相與成治功者以相知而不相疑爾成王知康叔之心所以付之以重任而不疑康叔知成王之心之德所以受此重任而不疑且成王知康叔之心而不及德康叔知成王之心而又言德者此有深意蓋康叔心可以爲賢者而未有所得成王則已有所得矣德者得也惟有所得則見天下之理如燭照數計故凡所以告康叔者以明德愼罰之說而推演文王之意者皆以成王周公實有所得而然也

張氏曰且夫康叔所居者商之舊都所治者商之頑民故其刑罰之所施必以殷之彝倫爲監亦政由舊之謂也用其義刑義殺使之隨其成心而師之者也然其義刑義殺之道不可任一人之私意好惡喜怒要之合乎至公而已汝雖小子其心之善故非衆人所能及也朕心朕德惟乃知者言我之心德亦汝所知則我之所爲汝無不知之者未有若汝封之心則汝宜爲諸侯而在茲東土朕心朕德惟乃知則我之所以告汝者皆所能行汝故知之而不可不聽從之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罔弗憝

無垢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暬、強也寇攘姦宄殺越人其凶如此是乃強於爲惡惟日不足不以死爲可畏者也逆天下之大情如此等人誰不惡之憝、惡也蓋人性本善故見孝、悌、忠、信、仁、義、禮、智之人人皆愛之是人性本善也見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者無不惡之是非人性所

有。乃禽獸豺狼異類也。人之所惡。聖人亦惡之。此刑之所以制也。

張氏曰。自得罪者。罪自己致。非爲人之所誘陷也。凡民之自得罪。有寇攘者。有爲姦宄者。有殺越人于貨者。完而攴之謂之寇。以手勝物謂之攘。柔聚于外謂之姦。剛窮于內謂之宄。

尚書精義卷三十五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東坡曰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父子兄弟以相賊虐爲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于姦宄者此固爲元惡大憝矣政刑之所治也至於父子兄弟相與爲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而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土木禽犢稍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泊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父子兄弟益相忿戾至於賊殺而後已雖大戛擊痛傷民愈不率也舜命契爲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之言緩也五教所以復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

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東坡曰。禮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況庶子乎。

無垢曰。既以私意教民。而不念聖王之意。不用聖王所以道民之法。徒以私意道民。而不由天性。上害君治。下長民惡。事至於此。此成王周公所以大惡也。君畏不能行聖王之道。乃用私意。率民而殺之。則爲小臣者。與夫在外爲正人之官者。視上所爲。皆以淫威酷虐爲治。大棄文王所以教化之命。是乃以非德治民也。

張氏曰。不率大戛。民且刑之無赦。況夫庶子訓人。與正人小臣諸節者乎。夫自庶子至于小臣諸節。其職在于分別善惡。播敷政教。以造民大譽。今乃不念上之所教。不爲上之所用。則是有以病其君矣。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古之人謂正家而天下治。故不能正厥家人。則小臣之與外正。且不足以治之。況其遠者乎。此所以惟威惟虐。而不能道上之德化。大放王命。而不能稟上之政令。乃非德用乂。則其所以乂民者。皆不由德也。如是。則康叔之治。故當正家以先之。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無垢曰。典卽父子兄弟之典也。文王於德則在所敬。於罰則在所忌。忌卽愼也。我以文王爲法。則知所敬知所忌矣。乃寬裕以訓民曰。我所以不敢峻刑以治汝。不孝不友之罪者。我將追文王所以教化天

下之意而不事刑也。夫文王能使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虞芮爭田。入其境而心化。豈容有不孝不友之人乎。如此用心。則合成王周公之心。此成王所以悅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無垢曰。化殷民當法殷先哲王。蓋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儻求殷先哲王所以化民之德。以率之。則宜于民心。而應天下之求矣。此求當如童蒙求我之求。蓋寒者求我而得衣。餒者求我而得食。不得其所者。求我而安。不由其道者。求我而適正路。儻不先合其心。其肯求我乎。迪者道也。道之於吉康之地。則適吉康。道之於危亡之地。則適危亡。此理之自然也。所以迪之者何。政而已矣。能迪民於吉康。則一國之紀綱可知。不能迪民而使之入於危亡之地。是國無政。而紀綱紊亂矣。

張氏曰。好吉而惡凶。好安而惡危。民情之常也。然其愚而無知。非上之明。惟民以迪之。則莫知所由矣。若夫上不能迪民。使之趨于吉康。而民將沈陷於凶危之域。如此。則無政在厥邦。蓋政在迪民故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無垢曰。天立國君。以道民也。民不靜不同。是我道之者。非其理也。非其理。國君得無罪哉。國君有罪。天將罰殛之。罰當其罪。何所怨乎。嗚呼。古之言天者。皆責備於己。而不求全於人也。夫民不靜不同。天不罪民。而罪道民者。則以民之本心罔有迪之而不從者。今迪之而未同。必我所以迪之者。非其理也。迪

之非其理。是逆天也。逆天者亡。罰殛何疑。成王明告之曰。天之罰殛。不在大罪。雖小必行。不在多罪。雖少不赦。此古人所以愼獨。而於屋漏暗室之間。不敢忽也。夫罪小而非大。罪少而非多。天猶且罰殛。矧不止藏于心術之間。而顯然著在人上。腥聞於天乎。夫顯聞于天。乃心術不愼。自小積而爲大。自少積而爲多也。木披其枝者。本之搖也。水渾其流者。源之濁也。端本澄源。其在愼獨乎。君子不可不知也。

張氏曰。成王以我不可不監民之情。而告汝以迪民之道。則我所以告汝者。皆視乎民情而已。然而民之所畏服如是。而後迪之以德。則莫不心悅而聽從矣。先王之於天下。先德而後刑。則刑者所以輔德也。今衞地習紂故俗。驕淫矜夸。草竊姦宄。無所不至。苟非先之以刑。欲其悅德也難矣。

陳氏曰。罪無微而不著。無小而不積。毫釐之微。皆不可逃。況今天以罰殛我。我何可逃乎。成王之自責至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無垢曰。不敬則忽。故不恤天下之情而作怨。至於罰爲不愼。不敬則昏。故不燭天下之理。而用非合道之謀。畫非先王之典彝。至於德爲不明。惟敬則愼。豈敢作怨。惟敬則明。豈至于用非謀非彝哉。此信敬之心。以大則文王之敏德。何謂敏德。文王於德則明。于罰則愼。適中其幾。可謂敏矣。吾能斷行是信敬之心。以文王爲準的。以卜敬之進否。夢寐文王。羹牆文王。則文王之心。盡見於吾心矣。內信於敬。外法

文王。則行無玷而德明矣。蓋敬勝百邪。故可以康我心。敬則三省。故可以顧我德。敬則深思。故可以遠我謀。敬之爲用如此。康叔其可忽哉。內信此敬。外法文王。則待物以恕。而罰愼矣。蓋敬則踐履而知難易。此所以能裕民。裕民則民寧。民寧則我亦寧於位。而不爲上所瑕疵。上所殄絕矣。

史氏曰。善爲國者。必先明立政用人之道。善行道者。斯能盡治己愛人之方。古之告戒其臣。與善事其君者。蓋常以是爲本也。無嚴刑重賦。以作其怨。勿騷民變古。以用其非彝。立政之道審矣。聽斷於至誠者而不疑。取法於有德者而不慢。任人之道至矣。能推是道以行之。則可以安康其心而不亂。顧省其德而不流。恢遠其猷而不狹。寬裕其民而不暴。舉是數者。行而不悖。非盡治己愛人之方。能如此乎。以是爲國。則過愆自絕之罪。無自而至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無垢曰。命、天命也。天命、則爵位也。豈有常哉。明德愼罰。則爵位可保。無德濫刑。則爵位殄絕。此理之自然者也。豈有常哉。念天命之不常。則警戒恐懼。而明德愼罰。常不絕朝覲之禮矣。享當如享禮之享也。儻惟不念天命。放肆怠傲。無德濫刑。則將擯黜滅亡。以絕朝覲之禮。無從得望天子之清光矣。服謂諸侯之服。命謂諸侯之命。若上公九命之類。明服命之不可輕。高其聽以法先王。以言非文王與殷先哲之德刑。則弗聽也。其聽如此。豈不高哉。明服命之不可輕。高其聽而不卑下。則其心尊嚴遠大。用此以康治民。夫何難哉。

張氏曰康叔之封於妹邦有君道焉其制節則在我而無所拘故告之以肆哉曰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汝不能念天之不常則我以罪絕於汝使汝不得爲諸侯而享止此謂殄享者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無垢曰成王告康叔其宗指止在一敬字而已儻康叔聽其所告念茲在茲不忘於屋漏暗室之間則德性常尊學問有本而高明廣大常有尊嚴南面之象以此殷民世世子孫踐履此道享爵祿於國家夫何疑哉

張氏曰諸侯所以保其國以享天子者豈他道哉欽典聽命而已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無垢曰妹邦紂所都其俗染紂之化爲深沈湎之習猶在故周公成王令康叔推明酒誥大明于妹邦使知酒之爲害也　又曰文王在西土爲西伯得以號令諸侯故有誥毖庶邦之事也誥毖者誥以所愼之事也夫其誥毖庶邦也非特其君而已自庶士以至御事皆誥之所愼者何事也朝夕誥曰祀祭方用此酒非因祭祀不用也夫祀祭所以用酒者以酒可以發和氣而通神明也然人之飲酒不可過其量過量則爲沈湎矣是以古人飲不過三爵一酬一獻一酢而以禮將之可見聖王之意矣　又曰

天降命爲酒。惟以祭祀天地鬼神爾。而我民以天地鬼神所享之物。縱之而至有酒禍。是因飮酒而大亂喪德也。大亂謂放僻邪侈。淫酗肆虐也。由是遂喪平生名節。不可復齒於士君子之列。其爲喪德大矣。民飮酒則喪德。諸侯飮酒則喪邦。非酒爲不祥物也。以祭天地鬼神之物。人不可僭飮也。如太常衮冕。王所服用。人僭用之。其得罪如何。非太常衮冕爲不祥物也。以王者所服用。凡民不可僭也。酒亦若此。其可僭。

東坡曰。酒行于天下。非薄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作酒者。本爲祭祀而已。

張氏曰。酒所以養陽氣。飮而無節。亦足以速禍。先王之于酒。既立之監使守焉。又佐之史。使之識其過。而防其亂也。至于器用之間。於彝有舟。舟以載爲事。於罇有罍。罍以鼓爲事。載有量。鼓有節。則其防亂之意。此可見矣。或至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酒爲行。其甚至于喪邦者。無非以酒爲辜。

呂氏曰。天當初所以教人置酒之本意。只爲祭祀設。不爲人酣飮設。到後來人不知元初置酒之本意。乃縱于酒。至于大亂喪其德。元不是緣酒所使。然致于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是酒上得罪。此自人飮酒後。至于如此。何故卻說天降威。以此知天之不在人心外。民爲酒所使。爲酒得罪。便是天降威處。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飮。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無垢曰。戒庶邦飮酒。則以誥毖。戒小子飮酒。則曰誥教。毖則其辭嚴。教則其辭緩。責士大夫則嚴。責民

則寬之意也。其教如何。曰汝民當知在上有糾正之官。在汝有耕作之事。非祭祀養親。不可常飲酒也。蓋常飲酒。則糾正之官當治汝罪矣。而耕作之事。必失天時矣。又曰。文王以有正有事。無彝酒之說。誥教小子。小子以文王之教。教子孫。故文王之民。上懼糾正。下力耕作。其土地所生之物。種藝播植。生長成熟。一出於筋力之中。擁培之內。故皆薰然生保護愛惜之心。惟恐有戕害殘賊之者。其心如此。豈不善乎。故愛物則足以生善心。害物則足以生不善之心。

呂氏曰。當時文王便是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所以教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以常飲酒。至於庶國。惟是祭祀後方可飲酒。于是時而飲酒。乃是飲福受胙時節。雖然是飲神之福。然後飲酒。又須當以德將之。方纔不至于醉。大抵人中無所主。則爲麴糵所迷奪。惟是將之以德。中有所主了。方可無醉之失。文武說與民。汝當導由其小子。惟是愛土物。去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豈可縱酒。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無垢曰。愛則其心善。善心既生。則聞一善言。無不通曉。此所以聰聽祖考之常訓也。于彝訓中。玩味涵泳。深見祖父之心。故小大長幼。率皆感激。得其祖父教育之恩。無有一人生異意而害物者。夫黍稷爲酒。儻使嗜酒。必不愛土物。盡以供一醉之用矣。惟其上懼糾正。下力耕作。不敢常以飲酒爲事。所以有善心如此也。

張氏曰。對小子而言之。則曰祖考。言民之小子。能聰聽祖考之彝訓。則其於小德大德。率皆惟一而不

至於二三也。夫民德之所以歸一者。由其不以酒亂之故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無垢曰。此成王周公。體誥毖誥教之意。以教妹土之民曰。在股肱康叔。有純一之德。汝等當繼之。康叔純一其心以事君。汝等當繼康叔純一其心以事父母。純一其心何以見之。種黍稷以事父兄。遠服賈以養父母是也。蓋其心不純。則犯世俗五不孝。安能種黍稷。遠服賈。拳拳以父母兄弟爲事乎。又曰。祭祀以酒。養父母以酒。養老以酒。待賓以酒。此二帝三王之法也。人子既有黍稷。供朝夕之奉。又有遠物。供意外之須。則父母志意滿足。自慶吾有子矣。人子知吾父母歡樂愛念吾何以報天地之恩。仁慈之德哉。則當齋潔此心。致慇懃厚意于酒。用以奉吾父母。以延留此歡樂愛念之心也。人臣得人主意。人子得父母意。天下樂事也。洗齋潔也。腆厚也。

呂氏曰。周公前面說許多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到此卻又教他用酒。大抵聖人之教。不欲便斷絕人。須要通人情。所以前面閉了許多飲酒門路。到者裏又復與他開一箇飲酒門路。但教人有節。不要踰此節。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無垢曰。庶士羣吏也。有正羣吏之長也。庶伯衆官之長也。君子君國子民。謂康叔也。戒之使常聽成王

周公之教也。蓋聽則教入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不聽則教無自入矣。聽以耳者。則茫洋而無所得。聽以心者。則深切而有所警。言汝等大能進德。爲國耆老。則人君當行養老之禮。執醬執爵。割牲奉俎。而老者足以醉飽矣。如此。豈不風雅可觀。其與沈湎無度者。相去遠矣。

張氏曰。爾大能進至于耆老。則惟君當以養老之故。故汝能以飲食醉飽。夫大克羞耆。則年之與德。彌高彌邵。非飲之使醉。則無以養其氣。非食之使飽。則無以養其體。君之所以飲食之。而使醉飽者。將以養其氣體而已。然則人君欲飲食醉飽。在夫大克進德。保有天命。然後可以享此。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宗。

無垢曰。此教康叔也。言康叔當大思曰。我當觀省。商紂以酒而亡國。又當觀省。聖王有養親養老之禮。以商紂爲戒。則嗜酒有禁。以養親養老爲禮。則飲酒者有數。如此。則不放肆以陷民罪。不苛虐以失民心。豈非中德乎　又曰。能作稽中德。則爾爲諸侯。無愧於宗廟矣。故可以進飲食。以見祖宗焉。飲福受胙。則汝亦可以因福胙而少休矣　又曰。大臣佐天子治天下。儻所行事。不考中德。太過而苛刻。不及而縱恣。則天下敝政。可勝言乎。惟作稽中德。則蓄爲和氣。散爲祥風。忠厚而非姑息。密察而非刻薄。使天下依依繩墨之中。而無厭苦之患。此眞王正事之臣也　又曰。作稽中德。豈特可以爲王正事大臣而已。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宜乎天順其大德。而使世世有

賢子孫。受王朝封爵。而不絕也。不然。康叔何以四十三傳。獨後周而亡乎。

張氏曰。克永觀省。則所觀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作稽中德。則所作者。無過不及之行。夫如是。然後可以守其宗廟。保其祿位。此所以庶幾能羞饋祀。而自介用逸也。羞進也。介副也。人臣能進其饋祀。以享其先祖。自副用逸。以保其宴安。蓋以其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故也。人臣能盡此道。則上足以爲天之所助。下足以爲王之所紀。茲亦惟天若元德。則天順而助之矣。

尚書精義卷三十六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無垢曰。言文王之誥。行于庶邦。以致小子皆不厚于酒。而留意于德。商紂方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而文王之化。乃使人不厚于酒。至顯相之人。皆有肅雝之德。而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此天所以眷顧我周家。至于武王。而能受天命以有天下也。酒能亂德。如此。妹土之民。可不儆乎。

呂氏曰。大抵酒者。雖人所嗜之物。然所性不存焉。天下之理。相爲消長。既不去者一邊厚。必去那一邊厚。縱不厚於酒。其於德也必厚。此其所以能受商之命。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無垢曰。成王言我聞在昔殷先明哲之王。以道而畏天。以道而顯小民。迪道也。何謂道。畏天之心。道也。顯民之心。亦道也。使人主不畏天。則放僻邪侈。何所不至。使人主不顯民。則風俗敗壞。亦何所不至。此所當經德秉哲。以畏天而顯民也。經德則動容周旋。皆中于禮。秉哲則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以此顯民。蓋沛乎其有餘矣。經德秉哲。上以畏天。下以顯民。遠以成王業。近以畏一相。又曰。惟人主畏相。故御事所以輔人主者。亦恭敬於職事。不敢自暇怠逸豫之路以行也。自之爲言行也。以謂御事大臣。其輔

人主皆由恭敬行。不敢由暇豫之路以行。而廢職事也。以是觀之。天下之事。無非自己而正。我畏相而御事有恭敬。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不敢自暇逸中行。況曰其敢聚飲乎。蓋有心則有迹。無此心則安有此迹。御事大臣。尚無暇逸之心。人主安得有聚飲之迹乎。

張氏曰。夫殷先哲王。上能迪畏于天顯。則足以爲天之所輔。下能迪畏于小民。則足以爲民之所式。夫天顯難忱矣。奉之而弗違者。所以迪天顯也。欽之而不忽者。所以畏天顯也。小民難保矣。訓之使不迷者。所以迪小民也。承之而不侮者。所以畏小民也。經德則常厥德而不廢也。秉哲則操其智而不昧也。言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以來。率皆如此。以至于帝乙。皆成王畏相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無垢曰。夫畏者。不敢之心也。殷先哲王。持不敢之心。以畏天而顯民。以成王業。以畏一相。故御事亦不敢暇逸。不敢聚飲。內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不敢湎于酒。不敢之心。發于先王方寸之間。守則爲經德。用則爲秉哲。推而上之。則爲畏天。推而下之。則爲顯民。遠之則成王業。近之則畏一相。而風化所及。使內服外服。百姓里居。皆由不敢之心以行。嗚呼。不敢之心。豈不大乎。使先王少肆不敢之心而爲敢。則亦何所不至哉。故殷先哲王。如中宗則不敢荒寧。中宗傳此不敢之心。至于高宗。高宗亦不敢荒寧。高宗傳此不敢之心。至于祖甲。祖甲則不敢侮鰥寡。祖甲傳此不敢之心。至于周文王。文王則不敢盤于遊

畋。嗚呼。不敢之心。如此其大。殷自祖甲之後。不敢之心。絕而不傳。故敢于耽樂之從。其勇于敢之心。小則短命。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大則喪邦。則紂敢于淫酗而至燔身懸首也。嗚呼。後世人主。其以不敢而爲聖明。以敢而爲昏庸者多矣。可不知所儆乎。　又曰。夫其不暇以經營者。果何事哉。上則以助成王之德爲事。下則以正人爲事。近則以祇辟爲事。夫以不敢爲主。而經營于此三大事。可謂有本有用矣。天子以畏爲德。內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以畏應之。使天子之畏愈深。其助成王德爲何如哉。下以正人。使人皆以畏爲心。而不敢爲惡。近則敬天子之法。以堅固我謹畏之心。夫不少暇逸。而汲汲于此三事。天下之風俗。皆在法度之中行。整整乎其不可亂也。緝緝乎其可法象也。其盛矣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讐。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無垢曰。殷先哲王。以道而畏天。後嗣王紂。以酒而不畏天。殷先哲王。以道而顯民。後嗣王紂。以酒而不留心於教化。無以開悟下民。殷先哲王。以經綸秉哲。遠以成王業。近以畏賢相。後嗣王紂。以酒而顛倒錯亂。不復以成王業畏賢相爲事。所祗敬所保護者。皆天下之怨府耳。此其心顛倒不可易改。亡天下敗國家者。類皆如是。夫所以成王業者。在得人心。而怨府者。所以失人心者也。　又曰。天下之尊。無逾

人主以求一燕樂之故而盡喪人主之威儀至於與下俚等而不恥此民所以無不讋然傷心也讋驚也若齊顯祖裸露形體唐莊宗自爲優人是也蓋人主居尊位高天下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使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可也而以求一燕樂爲此下俚可勝惜哉

又曰民傷心而紂方日甚威儀盡喪猶未已也且人之心於一處重必於萬事皆輕紂惟荒于酒故於國家事皆忽惟厚于酒故于國家皆薄史謂以酒爲池以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如此豈肯少自休息乎逸樂是慕惟日不足天下將亡必生此怪異不然六七聖賢所造基業豈易搖動乎　又曰先王之祀以德不以物故奉牲以告奉盛以告奉酒醴以告皆以德爲主耳有德則馨香無德則臭穢何謂德天下歌頌以爲聖主此有德之君也其馨香爲何如哉天以民爲心民歌頌則是馨香之祀升聞于天矣天下怨怒以爲殘賊此無德之君也其腥穢爲如何哉紂方日視民如仇讎惟恐害之不盡力豈回心向道愛育斯民以薦馨香之祀乎　又曰夫馨香則人所愛腥穢則人所惡人事如此天理亦然紂既腥穢升聞于天天罔愛于殷紂豈天深遠不可測知哉此其理也夫人主爲天所子父豈不愛其子哉所以得罪于天至于如此者無他事也以逸而已矣蓋殷先哲王以畏爲天所相紂以逸爲天所絕畏者何不敢之心也逸者何敢也敢其可不愼哉　又曰紂爲惡如此故自取滅亡焚戮之禍豈天以酷虐爲心哉天下之理作善則百祥所集作不善則千殃所種紂不作善從百祥中行乃作不善自千殃中立天雖欲挽之於福祥之地不可得也

東坡曰。其心爲酒所使。忿疾強很。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罌。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醉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畏。

呂氏曰。到此。周公又舉商之所亡者。告康叔。在今後嗣王酣身。紂爲長夜之飲。全身在酒裏了其命。自然顚錯昏迷。無緣得顯于民。到者裏卻又都不恤民之怨。其所以祇敬保養者。只是一箇怨。更不曾換易。先王之與。只是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卻只敬保其怨而不易。大怨不當保。又卻不能改易。祇保者。猶言惡力未已。其勢自然亡。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無垢曰。人不可以水照形。知形之妍醜無益也。當以民照與亡。知民之與亡。則吾知所畏慕矣。殷先哲王。以畏而興。後嗣王以逸而亡。以殷爲照。吾其畏乎。畏則吾家當興。抑吾逸而不畏乎。逸則吾家當亡矣。豈特人主。自士大夫下至庶民。以殷士大夫庶民爲照。畏則可以保家。逸則淪胥以敗。我其可不用殷爲一大照。以兢畏撫安天下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無垢曰。劼固也。毖慎也。

東坡曰。堅固汝心。敬畏殷賢臣之在侯甸男衞者。其意殷之賢者。以國家既亡。散在侯甸男衞。其識殷

家典故。知殷家之所以興亡。汝當堅固此心。不爲私欲所搖蕩。以敬畏之。庶幾知爲國之法也。又曰。非特太史內史典法所在。汝當尊敬。如汝國之賢臣。爲百司所宗之官者。皆有德有行。爲可矜式。非特獻臣爲可尊敬。汝所委任服休服采之人。可不尊敬乎。圻父司馬也。司馬主封圻。故曰圻父。農父司徒也。司徒主農事。故曰農父。宏父司空也。司空主廓地。故曰宏父。父尊者之稱。成王周公。以謂服休服采之人。尚尊敬勘恕。況爲汝疇匹。如司馬之伐叛。司徒之若保。司空之定辟者。不可不尊敬之乎。蓋三卿一國尊官。皆天子命卿也。其勢與康叔等。必其智慮道德有足以毗贊康叔者。其可輕哉。

王雱曰。服休者以德爲事。服采者以事爲事。休德也。作德心逸日休者也。采事若予采者也。皆我所委任。豈可忽哉。司馬主薄伐。愆違。司徒主若國保民。司空主治四民。定而生之以致辟。其意訓薄爲伐。謂有違命者。司馬伐之。

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夫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地制他卻不得。若非是用力後。斷然要制他。如何制得他住。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東坡曰。舊說以謂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肯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至若此矣。皆

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無垢曰。周人素知禮義。雖立羣飲其殺之法。蓋無有一人犯之者。文王誥毖庶邦。則庶邦飲惟祀。誥教小子。則我民厥心臧。豈有羣聚飲酒之風乎。想有一人唱之。則必相與驚愕而譏評也。至于殷人。所以開導諸臣百工者。惟以沈湎于酒爲事。一旦立羣飲其殺之法。豈不酷虐乎。先王爲政。大抵寬厚。欲其知義理。自不犯于有司。不欲酷刑虐法。置于有罪。而其心無不自知其爲不可殺也。故曰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姑惟教之。謂當開喻訓導。使其心曉然。知飲酒無益。足以喪德毀行。敗國亡家。如見涕唾。如聞惡臭。而不肯近也。又曰。成王周公之誥康叔。其分明別白如此。以謂汝有此戒酒之效。則是明于享上之道。乃或不用我教辭。而躬自飲酒。使吏民波蕩從之。則是汝康叔。不以我一人爲念。沈湎于酒。昏愚穢惡。濁亂政事。是以惡政陷民於罪而殺之也。

周氏曰。古之用刑。自唐以至于周。一治一亂。顧其間增損不同。而五刑未嘗改也。若乃其出入。則視國之治亂而爲之輕重。亦不必同也。予於酒誥見之矣。教化已明。習俗已成。而人有犯上之惡。則罪雖小。有被之大刑者矣。其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所當被以大刑者。有釋而不治矣。其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後之人苟能視其時之治亂而輕重焉。帝王之治。庶乎其復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東坡曰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既常聽我所畏愼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沈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有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案此篇經解樂大典原缺・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無垢曰。言成王至豐。遣召公先周公相宅也。宅洛之事。召公營之。周公定之。以此一事付召公。平昔思慮周密。智思精深可知矣。又曰。召公順成王之命。以來相洛。二月癸卯晦。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也。其夜月方出而明生。故謂之朏。言朏則知其爲三日矣。太保自二月乙未。受成王卜洛之命。至三月戊申初五日晨。朝至于洛而卜宅。自乙未至戊申。自豐至洛。凡十四日也。此皆史官闕存歷法于中。使後世步日推筴。有所考也。又曰。於戊申又三日。是庚戌乃三月七日也。其日太保乃以庶殷攻治郊廟、社稷。朝市之位于洛水之北也。在漢謂之河南城。于庚戌又五日。是甲寅。是三月十一日。是日攻治郊廟朝市之位已定矣。攻之爲言。以謂去蕪翳。定向背。量闊狹。畫疆畔。而未及架造也。胡彥將曰。卜宅而得卜。攻位而位成者。召公也。達觀新邑之所營。分侯伯以役事者。周公也。王者所欲。而一先一後。將與悉力以成之。此所以爲周召歟。王朝至于豐。在于二月之乙未。太保朝至于洛。在于三月之戊申。其相距至于旬有四日之近。蓋上倡下應。若是其速也。攻位于庚戌。位成于甲寅。其成在五日之間。蓋百工庶民。趨事赴功。如是其急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無垢曰．若助辭也．今甲寅．明日乃乙卯．是三月十二日．周公此日朝至于洛．不及息肩．則便四達觀覽．于新邑營建之處也．又曰．于乙卯．又三日．乃丁巳．是三月十四日也．于是日以牛祭天．告定郊天之位于此也．告天而用二牛．則並后稷而告之矣．蓋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有帝牛．有稷牛．禮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又曰．于丁巳之明日．是爲戊午．三月十五日也．是日以牛、羊、豕祭社．告定社稷之位于此也．祭天用犢．貴誠也．祭社稷以備．所以羊、牛、豕俱備也．禮有少爲貴者．祭天是也．禮有多爲貴者．祭社稷是也．社稷自古勾龍后稷爲配而已．禮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二神共一太牢也．夫國外曰郊．此所以不言新邑．社在國中．此所以言新邑也．言郊則祭地可知．言社則祭稷可知．然而祭天必以冬至．祭地必以夏至．今此之祭．異于常典．特告定郊社之位耳．此所以于三月而不以冬夏．同一日而不俟他日也．聖賢以義起禮．于此可見．然而達觀三日即郊祭．郊祭明日即告社．何僕僕而不少休也．又古人之致祭也．三日齋．七日戒．今何爲如此汲汲也．曰事有常有變．常則當守典．彝變則當循義理．義理所安．則急亦可．緩亦可．此所以爲大儒之學也．學不至于變．何以爲學．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即吾所謂變．謂權輕重而御變也．

葉祖洽曰．經之者肇其始．營之者成其終．達觀于新邑營．則經之者可知矣．召公得卜則經營之．周公至洛．則位即成矣．達觀于新邑營而已．

胡氏曰．位成之時．惟有事于郊社是也．祀天惟用一牛．而此之用牲于郊牛二者．兼祭地而言之也．吳

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蓋祭地亦可以郊言之若其所郊之方異矣故事天之郊在南祭地之郊在北至于言社于新邑則非可與天地之神等也故有事于社則饗焉

張氏曰始則考卜于洛得卜然後經營經營然後位成位成然後有事于天地周宜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

無垢曰言命殷庶者蓋周民服周之化久矣號令自如殷民染紂之習最難號令今命殷庶而庶殷丕作則是衆心齊一衆力協同無有齊嗟怠惰之意也何以使之然哉必有以感其心也

張氏曰古者賦功屬役必有書周公用書命庶邦侯甸男邦伯者命之以功役之事也當是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咸在故周公用書而命之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者言庶殷之樂于趨事也謂之丕作則其所作者不一也夫庶殷讎民也讎民猶且丕作則侯甸男邦可知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無垢曰成王既至洛邑庶邦既丕作故太保與庶邦諸侯朝王既朝太保乃率諸侯出取幣乃復入朝其復出何意也欲於大朝會顯明周公復辟之意使當時人心上下安定無復生疑後世人臣知天位之不可妄處神器之不可私竊又使後世人臣有大勳勞如周公者終身止當在臣子之位而已不當有絲髮之心可望僥倖也既納幣已乃曰我將陳忠言於成王順周公之本意矣周公之意何意也欲成王之修敬德也召公此篇所陳于王者正在此事非順周公之意而何

又曰嗚呼召公之言天下

之言也。非一人之私言也。此誥王意在修敬德耳。上而天子。下而御事。皆當修敬德也。天子不敬。不保四海。諸侯不敬。不保社稷。卿大夫不敬。不保宗廟。士庶人不敬。不保四體。顧惟敬之一字。豈非天下之公言乎。非召公有天下之高識。其能因告王而下及於御事乎。其用心也廣矣大矣。

呂氏曰。此一段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只告周公。言不在洛。卻是以爲告周公一篇。卻非告周公之辭。又有一說。終篇只戒成王。成王在洛邑。纔告周公。便與告成王一般。成王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以幣來獻者。何故不便歸之成王。卻歸之周公。序書言成王在豐。又不聞在洛。史官言太保來相宅。不是自來。此是洛邑事畢。周公要歸宗周。召公取諸侯贄幣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因陳戒於成王。故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欲周公併達於王也。

尚書精義卷三十七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無垢曰。皇天上帝。紂之父也。紂皇天上帝之元子也。然天帝以有敬德者爲子。紂爲不敬。此天帝所以改厥元子。紂而以文武爲元子。武王既沒。以成王爲元子。受此大國殷之命也。大國殷者。合四海九州而有之也。其大如此。一旦爲周家所有。大之不足恃也明矣。又曰。恤、憂也。今成王雖受天命。爲天元子。代天牧民。然而不可保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若美事也。桀爲天元子。一旦放于南巢。紂爲天元子。一旦獻于白旗。其可憂如此。嗚呼。人主其奈何。不以敬爲事乎。是敬則有無疆之休。不敬則有無疆之恤矣。蓋方其敬時。萬理皆著。百邪不生。于內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以外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如天帝在上。臨北極而拱衆星。爲天子而氣象如此。其受無疆之休也。亦奚疑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無垢曰。天於殷本欲遠其歷數。而末世有紂。不知以敬存心。徇目前之欲。故遠見之士。所以韜晦。快一己之樂。故虐民之賊。所以得志而在位。夫神器之重。所以能負荷者。以人主心存于敬。而重智助之經營也。今愚暗酷虐者在位。而衆智退藏。安得不取覆亡乎。又曰。天以民爲心。四方民以哀呼天。則亦

哀于四方民矣。此自然之理。天之哀也如之何。眷顧改命。四方勉于敬德者。付之以牧斯民之任焉。于時四方勉于敬德者。惟周文武父子而已。

朱子發曰。太史曰。儒者不言鬼神而言物何也。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魄體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今也魄降而氣下之。非物而何。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傅說上比列星。聖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而已。其心德不出于心腹之間。衽席之上。夸張之勢。自以爲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以此觀之。則精神之在天者。哲王也。

宋齊愈曰。智藏言君子在野。瘝在言小人在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民棄不保。夫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此有苗所以亡也。而況於王乎。紂惟如此。故天亦哀于四方。其眷命用懋。此周所以代殷而王也。智以言其明。瘝以言其病。智者明于愛民。而愚者則惟病民而已。以智對瘝。則智瘝者。乃其愚民之所以籲天徂亡。而見執于王者。非獨王之罪。乃惟小人之所助故也。使智者在位。則民其有相亡者乎。皋陶曰。知人則哲。子曰。知人者智。有智明言哲王。則其知人可知矣。言智藏瘝在。后王非哲也。然則知人所以窮理。自知所以盡性。此稱殷先哲王。而又言智藏瘝在。則知召公導王以窮理之事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

無垢曰。夫敬德者。則天眷命。不敬者。則天改命。其禍福曉然如此。成王今嗣位。可不疾行敬德乎。夫行敬者。不可緩。不可急。緩則幾于舍苗而不耘。急則幾于揠苗而助長。今言敬德而使疾行可乎。曰。讀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召公方言。不敬則改天命。故使成王急行敬德。以答天命也。其疾也。對不敬言之耳。若夫行敬之道。其間又自有造化焉。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者。非緩也。而勿正。非急也。心勿忘。則衍必有事之義。勿助長。卽衍勿正之義。此又行敬之道也。

黃氏曰。處天下之至變者。必有以破天下之陰謀。彼其胸中之鬱鬱。將發而爲亂者。吾昭昭既暴白之矣。則其勢必沮。沮則折。折則雖欲爲而有所不能也。召公之營洛也。商人有在焉。召公明言之曰。王其疾欽德哉。今商已亡矣。其民固已服命于周矣。然其智則藏于中。而周之病固在也。彼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其欲爲商而亡。固不翅徂往其逃亡。而解出其囚執也。夫夏之亡。非商亡之也。夏自亡也。商之亡。非周亡之也。商自亡也。惟不用德故也。王其監于夏商。而疾欽德。則商人雖欲叛。其如周何哉。夫暴揚商人之情。足以解散其陰謀。而勉成王之德。于營洛之始也。是以鎭壓天下之心。而爲傳世久遠之道。上焉以事君。而下焉以防亂。吾以知召公憂天下之深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無垢曰。沖子謂成王。今周公復辟將嗣位。不可以少年銳氣輒遺棄元老大臣也。蓋元老大臣。深識古

先哲王之心所以格物誠意與夫治天下國家之理我將稽考古人之德則于元老大臣非特識古先哲王之德而已上天之心非元老大臣亦不能識之蓋元老大臣之心卽古先哲王之心古先哲王之心卽上天之心我不遺壽耇豈特考古先哲王之德而已上天之謀亦以元老大臣而考之

張氏曰稽我古人之德則稽乎人矣稽謀自天則稽乎天也稽乎人者未若稽乎天之爲至也能稽自人則於事有所證能謀自天則於理不敢違人君代天以理物則有行有爲其可不稽謀自天者哉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

無垢曰召公又歎今成王雖幼小然乃天之元子其任甚重非細事也祖宗文王武王深仁厚澤已自固結民心王今欲天下安康休美非有他道也大能信于小民則不俟終日天下皆太平矣　又曰王於元老大臣所以不敢後用者以顧于人言而已嵒僭也人口讒讒之意豈非不用元老大臣則天下失望而衆口諠譁乎古今一理也然則成王復辟儻不留周公衆口當如何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無垢曰上帝之意敬而已矣成王今卽政是紹上帝之治也使成王躬自服行敬德于洛邑則不辜上帝之付託矣夫王者乃繼天爲政豈可以邪心私欲橫於思慮乎故人君心術一不正則三辰爲之變

移。嗚呼。此豈細事也哉。吾心常敬。卽上帝之心也。以敬莅事。卽上帝之治也。上帝把握陰陽。持挈天地。指揮風雨。密移寒暑。吾代上帝爲政。則又將調和陰陽。彌綸天地。動止風雨。節制寒暑矣。語至於此。亦大矣。誰知夫止一敬字乎。又曰。於此洛邑配皇天而卽政。上祀天於此。下祀地於此。爲治於此。天地設位。而成王爲治於中。以配之。豈不盛哉。愼也。天地之祀。非細事也。其可不愼乎。蓋卽政之始。天下觀聽。所望非輕。不可不合人心也。自旦曰至此。皆周公本意。言誠命之說。非有意爲留己也。

張氏曰。紹上帝者。言其德足以繼天也。配皇天者。言其道足以合天也。德足以繼天帝之事也。道足以合天皇之事也。故成王自服其政事于土中。所以紹上帝。其于洛作大邑也。以建中。所以配皇天。此其異也。人君者。天地之主也。其于上下神祇。故當愼祀之矣。蓋神非祀。則不安。定休止。則祀者所以寧神也。祀不致誠慤。則鬼神有所不享。此祀不可不謹也。

呂氏曰。王來都于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方之民。洛乃天下之中。召公又託周公之言。以戒成王。觀此。則召誥非是告周公。尤分明。周公曾說作洛邑。非是徒然合人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作洛邑只要如此。若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言。爲此大規模。必須有大德業。天命到此。方可有成以治民。今必休美。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無垢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以此觀之。欲殷御事之臣。比介于周。

成王當思有以率之。成王制節其性于念慮之間。不言不動。而殷之御事。皆惟實其行。以從於我矣。將見不敢憑恃血氣。而惟義理之從。比介于我周御事。其復何從乎。又曰。制節其性者。敬而已矣。王以敬爲所。則民日趨於敬。心開智明。自然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不俟驅迫矣。以此觀之。王其可不以敬爲德乎。蓋敬則不敢遺棄元老大臣。則殷御事。亦敢不比介于有周御事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無垢曰。監視也。欲知敬與不敬之效。請即夏、商、國命長短而視之。蓋徒視有夏一代之事。或以爲偶然。又視有殷而照之。則知敬之爲德。如此之大。而不敬之禍。乃至顛覆人社稷也。嗚呼。其敢少肆哉。又曰。夫有夏被服天命。如大禹以下。享歷年之久。又如桀之享祚。乃不得延及子孫。桀如此無他。以不敬其德。故早墜其命也。夫有殷受天命。如成湯以下。享歷年之久。又有如紂之享祚。乃不得延及子孫。紂如此無他。亦以不敬厥德。故早墜其命耳。又曰。桀墜厥命。而湯嗣受之。紂墜厥命。而武王嗣受之。傳至成王。而成王嗣受之。成王亦當惟二國之受命。所以或長或短者。以何故也。敬德者則有歷年。不敬者則早墜厥命。其道亦曉然矣。成王當繼順二國。有敬德之君。以保有天命。庶有功於祖宗耳。

史氏曰。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故予嘗以謂君子之於命也。以不知知之。於此見之

矣。世或以爲受命之有歷年。與不其延。蓋有定矣。雖修德不足以增。不修德不足以損也。此召公之所不敢知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無垢曰。王初卽位。如人之初生子也。生而習爲善。則終身爲善人。生而習爲惡。則終身爲惡人。哲者善也。善者敬也。敬則明。明則哲。天何心哉。習爲哲則命以哲。惡則不敬。不敬則昏。習爲昏則命以昏。命以哲則有歷年。命以昏則早墜厥命。是人主之受哲命。非天私於人主也。自貽之而已矣。又曰。天既無心。唯人所造。習爲哲命以哲。習爲昏命以昏。習爲吉命以吉。習爲凶命以凶。習爲歷年命以歷年。習爲早墜厥命。命以早墜厥命。天果何心哉。唯人自擇耳。又曰。敬德則有歷年。王欲祈天永命。無求之他也。其惟敬德之用而已。

史氏曰。天生人君。以爲吾民之司牧。莫不皆命之以哲。能因其哲。修身以順天命。則其事必吉。其數必長。或恃其有哲。放逸而不能自防。昏亂而不能自懼。其事必凶。其數必短。天既以哲命之君。復命之吉凶。命之以歷年。蓋以二者爲人君修德欽畏。治天下之資也。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紂之所以亡歟。故召公又曰。王其疾敬德。王惟德之用。而祈天永命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無垢曰。其惟王勿輕視民爲小民。而過用非法以虐之。至於果敢殄絕刑戮以爲治民之道。如紂之徂厥亡出執也。蓋敬則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其敢輕視民爲小民。敢過用非法以虐之。敢殄絕刑戮以治之乎。不敬則我心勝。我心勝則鄙絕輕忽。視天下爲無人。其輕視民爲小民。其過用非法以虐之。其敢殄絕刑戮以治之者。不足怪也。召公言敬德歷年於前。言不敬必輕視小民。敢用非法於後。成王之心。或前或卻。當知所擇矣。又曰。王以敬德在天下之上。則天下將取法而見於行事。是上天下地。東西南北。遠近內外。無非吾君敬之所在矣。王之爲王。能如此。豈不光明盛大乎。

東坡曰。古今說者。以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果敢殄滅殺戮以爲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使果於殄滅而無疑。嗚呼。儒者之叛道。一至於此哉。皐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憂其不愼。不憂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愼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於殄滅。則皐陶亦當戒舜。亦無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曰。子爲政。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爲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爲過也。而孔子惡之如此。惡其恃殺以爲政也。今予詳考召公之言。本不如說者之意。蓋曰。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不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民自過。我自用法。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無垢曰。王以敬德。在天下之上。天下皆取法王之敬德。德而見於行事。是上下勤勞憂恤。惟在敬德耳。勤恤卽敬德之狀也。其意曰。我周以敬德受天命。若有夏歷年之久。又用此敬德。無有怠惰。新而又新。則豈特如夏之歷年哉。又將兼有殷之歷年矣。蓋敬德則有年。此理之必致者也。

張氏曰。上下勤恤者。言上下之人同心同德。咸知其勤恤也。勤則無事於怠惰。恤則無事於耽樂。上下之人咸勤且恤。其皆曰。我周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上下勤恤之辭。欲使王之永世無窮。如夏殷歷年之久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無垢曰。召公欲率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以敬保成王威命明德。夫人喜于放怠。而厭于謹飭。故人放怠則爲逸。而入謹飭則爲勞。以敬爲德。則常在謹飭之中。常人必皆以爲勞矣。然召公非敢以此爲勞也。以謂人而不敬。何以爲人。以此爲勞。則是以放逸爲勞矣。又曰。召公不敢以敬爲勞。成王亦不敢以敬爲勞。蓋敬在天矣。不能敬。則是棄天威命。能敬是祈天永命也。所謂祈者。非曰牲牷肥腯。粢盛豐潔也。敬則天命是行。敬乃祈天永命也。召公不以敬爲勞。惟恭奉幣爲贄見之禮。以慶王之能以敬祈天永命也。

呂氏曰。百君子是未從化者。友民是已從化者。敢以此兩等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面旣說。是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既告成王。合而爲一了。到者裏卻又分讎民與友民者。何故。前面自心而言。後面自勢而言。自心言之。人君當一視同仁。合商、周爲一。自勢言之。今有所謂讎民。有所謂友民。尙未得他皆從化。至於純一。正要得撫摩教化他。召公所以言讎民者。只因成王之時。商民尙在伺候成王手差腳跌。便來乘間投隙。其勢甚可畏。此只欲警戒成王。初不是分爲二體。

尙書精義卷三十八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按此節解永樂大典原闕。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胥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無垢曰。王道利明不利幽。故自堯舜以來。君天下者。無不以明而興。以昏而亡。以明而治。以昏而亂。成王幼沖。未能繼文武之明。以照知四方。惟周公德明。故攝成王之政。以代其號令。今成王年已二十。故周公以明辟之位。復還於成王。且成王往日。不敢與及天之基命定命之事。故周公乃嗣文武。保安天下之道。大相東土。營此洛邑。使天下之心安定。知我周家爲久遠無窮之計。是於洛邑。始爲明辟之道也。

東坡曰。周以營洛爲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有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其壯麗。亦所以示天下不渝。而定民心也。

胡氏曰。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禮樂已作。都邑已成。將欲復政于王。退而歸老。故曰。朕復于明辟。辟、君也。孔安國云。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孔穎達曰。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也。夫以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幼弱之年。未能治政。故周公攝天子之政。踐天子之位。俾成王就學

焉。成王學成。則周公已致太平矣。成王年已二十。可以還政也。故周公復子明辟。其歸政于成王也。黃熙載曰。明君者。先代王者之位。非止謂成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無垢曰。卜河朔黎水。澗水東。瀍水西。以至又卜瀍水東。疑召公卜之耳。何以知之。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觀此一章。則召公卜也。周公達觀之而已。今周公乃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輒以召公所卜爲己之卜。不幾於罔君乎。曰。召公之卜。乃周公之意也。周公與召公。預爲謀議曰。今營東都。將以處殷頑民。民懷土重遷。若都河朔黎陽。庶幾近便。然天命在洛。所以卜黎水。卜澗東瀍西。皆不吉。而龜坼所食之墨。惟在洛陽耳。

林氏曰。所以壯周家之勢者。不可以不定都。所以宅王都之地者。不可以不用卜。夫卜者。明吉凶於未然。而達可否於永久者也。周公營洛。將以宅天地之中。而爲斯民之取正。天命賴此以有基。商民從此必化。武王之九鼎。又傳此承定。其可以勿卜乎。此周公所以允三卜。而惟洛食焉。

張氏曰。黎水在河朔。洛在河南。澗、瀍二水。則近乎洛也。我卜河朔黎水不吉。于是又卜澗水之東。與瀍

水之西。皆惟洛食。則于洛爲吉矣。食者。龜兆之食乎墨也。伻來以圖及獻卜者。卜之既吉。于是使人以其地圖幷卜以獻于成王也。

呂氏曰。食者裂也。謂古者龜卜。以墨先畫其兆。于龜背之上。故以火灼之。如在墨之裂時。卽是吉。若他處裂。便不是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無垢曰。成王既聞周公復辟之語。卜洛之意。周公平日忠聖之心。今盡布露。略無餘蘊。所以拜手稽首。以明周公之心曰。公之勞民動衆。今張侈大也。以天之休美在洛。不得不敬天之休。以相宅爾。又曰。公既定宅于洛邑。伻以圖與卜來。來示予洛食之兆。其休美恆久吉祥之事。我當與公二人共正之。蓋成王以周公致政欲歸。故堅留之。欲其享此天休也。昔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哀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以小事大。尚不肯稽首。況天子乎。以此知周公既有叔父之尊。又有太師之位。而其忠聖著見。成王有不能自已者。

張氏曰。作周者。所以成周之王業也。匹休者。所以配天之休命也。宅洛之謀。召公相之。周公定之。所居既定矣。于是使人來視成王。以卜之休而且久吉也。彼示而我見之。謂之視。卜休者。視其所卜之美也。恆吉者。又見其美之可以永久矣。我二人共貞者。貞正也。外無正則不行。卜之既吉。我與公二人共貞。

所以卜其宅洛之事也。

呂氏曰。聖賢既得此吉卜。卻不比後世之人。纔得吉卜。便說道了。聖賢得吉卜。方且恐有不能承此吉卜。又欲來與周公二人共貞固保此吉卜。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無垢曰。殷盛也。成王既即位。始舉盛禮。祀于洛邑。其盛如何。凡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大功於國家。而典籍未及該載者。今咸次第其功勞而祀之。使世世血食于太廟。此亦周家忠厚之意也。又曰。周公整齊百工。以待成王之號令。成王乃即命。周公曰。汝其記載功臣之崇高者。以其功列于大祀。此即咸秩無文之意也。

胡氏曰。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定鼎于郟鄏。然則遷鼎之時。克殷之後也。定鼎之時。營洛之後也。是周公因遷鼎之心而都洛。成王遂都洛之志而定鼎。故召誥則相宅洛誥則相定都。都既定。王乃往焉。此周公所以勤請也。孔安國以爲攝政之七年也。王肅以爲武王崩明年。成王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五年六月乃成。七年營洛。致政成王。家語稱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攝政七年。乃二十年矣。周公既營洛。請成王都之。以行盛禮者。制作之新文。有周之盛事。周既克殷。都既宅洛。禮文大備。煥然而新。以復辟之初。行新制之禮。萬事

之備不亦盛乎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無垢曰東坡曰周公云我整齊百工使從汝于周將使辦事也今王肇稱禋祀禮于新邑且命我曰記功臣之尊者使列于祭祀又命曰汝受命厚輔我其重且嚴如此我今大閱視爾功賞載籍而所用者乃汝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審如東坡所說是成王卽政有私心矣周公所齊之百工乃天下人才非成王之人才也使成王私於一己之人才則事未可知也

張氏曰載者功之始功者載之成功載之大則其所報宜厚功載之小則其所報宜薄則周公於此當丕視之然後爵位之高下祀享之豐殺從而定矣乃汝其悉自教工者百工聽命於周公承教者也使之悉自教工則其丁寧誨諭皆斷於己而不必待君之命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絕

無垢曰朋黨之心見于錄功若火始燄燄矣儻其所熏灼處連延而往若有次序而弗撲滅斷絕之則將燎于原而不可嚮邇矣朋黨之心亦猶是也弗知滅絕之豈特私于人才哉施之政事將害及天下矣大抵非心之起絕之于微則易爲力禁之于著則難爲功此君子所以愼其獨也

張氏曰向所同而背所異者朋也然而向背未必皆當於義故君子之於朋尤不可不愼也是故與君子爲朋則相率以爲善與小人爲朋則相率以爲惡善惡之端皆自其所與之當否此周公之戒成王

以謂孺子其朋欲其所與以講習者愼乎其人也朋黨之不愼則其爲害莫之遏若火之燄燄則其勢可謂微矣不能防之于始至于灼敍弗其絕雖欲撲滅之不亦難乎凡此言朋黨之不愼則爲之滋甚或至此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佾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無垢曰自此以往其都此新邑周公所齊百工成王宜使卽其本職如冢宰付以治典司徒付以教典宗伯付以禮典司馬付以政典之類是也不必更用私人以參之以至有功者則明示于衆而動其作爲之心汝成王當惇大其心勿居狹小而用私人當成裕其量勿處褊窄而聽偏見如此則汝成王有君天下之量而永有稱譽於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無垢曰終文武之業其在敬識諸侯之朝聘乎以禮來朝謂之享不以禮來朝謂之不享人君樂人之順適而不樂人之理義則諸侯以利啗君而不以禮儀事君矣吾當敬識諸侯之來朝其有禮儀反不及於貢獻之精至者此不以禮來朝而以昏君待我也當有以懲沮之使知吾之心以義理爲重以利爲輕可也　又曰儻人主不留意於諸侯之來享而任其以利而不以禮則雖無知之民亦知上之所好者在利而已禮安用哉如此則天下皆有輕上之心陵政慢令者多天下至此而大亂矣

東坡曰。享朝享也。小人以賄說人。必簡於禮。故孔子獨飽少施氏者。遠小人也。

荊公曰。事無爽侮。則君臣同得逸樂暇豫。若爽侮。則君臣同得憂勤。而有所不暇矣。王不能敬識享與不享。則事爽侮。而周公受其愁勞。乃惟成王賜我以不暇也。

張氏曰。百辟者。諸侯也。以位則臣。以職則卑。而其事當以奉上爲義。成王能欽識其享。則享者知所勸。亦識其不享。則不享者知所畏。如此。則百辟之于王。莫敢不享矣。誠發于中。達之于外。而爲儀。臣之享君。其儀多矣。徒有其儀。無物以將之。則君子不可以虛拘。則物者。又所以將其厚意也。若夫儀。不及物。則外無以見志。強加之以禮儀之備。則享謂之不享矣。

呂氏曰。大抵人君無職事。但在判別其眞僞。諸侯來朝貢于王。要識其享與不享。享固多儀。如庭實旅百。皆布乘黃朱。然要識誠不至者。物如中庸所說。不誠無物。儀至而誠不至。此雖享亦是不享。是不用心于享也。諸侯既不用心于享。凡民亦皆不享。緣汝在上。既不能判別其眞僞。下面便如此。上下既如此。惟事定是有爽有侮。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無垢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是大公之道。天下之常道也。一有偏黨。則私心著見。私心著見。則人以利啗我。而盡廢先王之禮儀矣。此大亂之道也。周公所憂在此。故力去成王朋黨之

心且以儀不及物爲戒而指之曰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夫人主有朋黨之心而溺于好利則天下皆有朋黨之心而好利矣壞民常道亂孰甚焉人主有至公之心而循于禮則天下又皆有至公之心而循于禮矣輔民常道者意蓋如此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其知言哉　又曰成王能篤敬留意于武王按其遺迹次第而行之又能順周公之戒則天下仰見成王之心其公大如天尊重欽慕禁之則止令之則行其誰敢廢怠其命而不遵守乎

林氏曰正父武王也武王之興上應乎天下順乎人其所施爲注措無一不出于正而已父之出于正也若此爲子孫者其可不篤敍之乎夫篤之者行之而不敢棄也敍之者又安之而各得其序惟繼志述事每不忘于篤敍乃父而一一以順之則是以祖考之心爲心而無亂於民之常道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無垢曰言成王自今以往當敬其心無效前日用悉自教工之私人以害治也蓋不敬則私心起敬則私心不生私心不生則天理自見天理中安得有朋比之心乎　又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敦本厚生故其風俗有長者忠厚之行周公以謂成王當以敬爲心絕去朋黨之念周公當以明農爲心使之各安其生　又曰所以明農事如此者以吾重農則民生有餘乃爲樂土儻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必死亡民心何常之有彼有裕民之道則無遠弗至矣此所以當汲汲以裕民

爲心也。周有養民裕民之政。伯夷自北海來。太公自東海來。斯言豈欺我哉。

林氏曰。君尊而在上。在乎欽一己之德。臣卑而在下。在乎修萬民之本。君臣相與於一堂之上。雖有勞逸不同。皆曰裕民而已。使君不欽其德。失其所以爲君之道。臣不修其農事。失其所以爲臣之道。則裕民之政有所虧。而民之心亦且有攜失矣。彼有行仁政以厚吾之民者。吾之民皆將叛而他之也。夫何遠近之有。此成王有二人共正之言。周公乃戒之以欽德也。

呂氏曰。大抵君子小人。不須別看。纔要裕民者。便是君子。不要裕民者。乃是小人。此一等裕民之人。無遠他。汝若遠之。便自用召其乖戾禍亂。於此見周公勤勤之意。有加無已。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無垢曰。周公大明德。能見幾知微。內與祖宗之心上與天心。下與民心。泯然無際。成王以謂。我既有明黨之心。是與祖宗天人之心。夐然斷絕。尙冀周公舉大明德。照臨我小子。使我非心一洗而盡。與天心民心祖宗之心。一皆無間。以此心揚文武烈。以此心奉答天命。以此心和恆四方可也。又曰。天下有治安之理。惟大明德者見之。循理而行。則天下安且治矣。衆在所定。宗在所惇。禮在所執。元祀在所舉。而次第之。無文而有功德者在。皆次第而祭之。此治安之理也。非有大明德者。不能照知此理。其有建立。必皆顚倒失序。召亂致危。不足怪也。成王方稱秩元祀。已有悉自教工之失。然則德之不明。爲害乃

至於此所以深望於周公也。

張氏曰。沖者未充實之謂。成王自謂沖子。欲周公明保之也。文武之烈。已陳于上世。揚之者在成王而已。周公能不稱顯德。以相成王。而揚文武之烈。上足以奉答天命。下足以和恆四方民。奉天命者。其德足以承之也。答天命者。其道足以配之也。和四方之民。則使之順比而不乖。恆四方之民。則使之可久而不變。成王肇稱殷禮。周公將之而已。成王肇祀新邑。周公稱秩之而已。至於成秩無文。亦皆周公之事。此成王歸美於周公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無垢曰。蓋惟周公之明。爲能知太平所在而迓之。能知文武勤勞所在而遵之迓之。以何道也。曰迓之之道。穆穆者敬以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納天下萬事於敬和之中。此所以謂迓衡者也。不迷文武勤教。以何道哉。亦穆穆而已矣。文武勤教。亦在敬和中爾。惟敬則無邪心。惟和則能涵養。正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義也。必有事者敬也。而勿正者和也。孟子浩然之氣。正在此爾。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無垢曰。成王始疑周公。以學問之不至也。既而周公輔佐開導之。使成王知夙夜毖祀之理。則周公棐迪成王之功。其亦厚矣。如疑周公信管、蔡。親小人而遠君子也。天下無不違悖而非議之。及其悔寤。還

周公誅管蔡是親君子而遠小人也天下無不順從而稱是焉天下有公議人主其可肆意而弗顧乎

又曰以未定周公之禮及未能敉周公之功所以成王欲以道大周公之後立伯禽爲諸侯使監臨我士民及庶官也一國所寄有三卿焉有民人焉有百司焉所以監總者則諸侯也觀成王此計亦已巧矣留周公於朝廷以光文武之業立伯禽爲諸侯以報周公之功既不失輔相之託又不忘天下之功其舉事如此亦學問之力也

又曰夫天下之民皆文武之民也受之武王正欲成王愛養之耳成王自謂我眇然一身豈能人人而撫育之哉所以衆建諸侯以大保我文武所受之民使天下皆治東西南北皆爲我助豈不大哉惟其意在此所以立伯禽爲諸侯也

呂氏曰謂四方如今方纔開啓其治天下諸侯皆未知來王來享覲王之禮汝周公雖能與我平殷之亂然此宗禮之事尚未定汝公之功亦未克敉寧謂亦未完備如今須當開導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視然成王當時士師工固自多謂無一人在做一箇主亦不得汝當爲我士師工之監大保著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一段成王自謂我眇然沖幼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使周公不爲我留亦當爲天下留亦當爲文武留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無垢曰周公之功大誰不欽仰而肅將之誰不祗歡而和樂之敢問周公之功何功也曰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其在武王時大功也及

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此其在危時大功也。及武王既沒。周公抱負成王。以朝諸侯。而管、蔡流言。挾武庚以叛。周公殺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天下大治。此其在成王時大功也。乃制禮作樂。乃頒度量。乃朝諸侯於明堂。此又在成王時大功也。成王年二十即位。復辟於成王。此又在成王時大功也。天下聞周公之名者。誰不欽仰而肅將之乎。見周公之事者。誰不和樂而祗歡之乎。天下既信服周公如此。成王一旦即位。乃令周公引去。豈不起天下之疑乎。此成王所以堅留也。又曰。天下肅將祗歡周公之功。周公在則王室安。周公去則天下疑。其勢如此。而周公欲去。是周公困成王也。此成王所以戒周公曰。公無困我哉。當留以助我也。我將於周公康民之事。遵而行之。無敢厭斁。周公則當以天下爲心。勿憚輔相朝廷。以儀刑於四方。使世世奉周公遺德。以垂基業於無窮也。成王此言。亦可以見識量遠大。有君天下之德矣。學問之力。乃至於是乎。此又周公之功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無垢曰。文祖命民。武王能承保之。光揚大業。不墜文王之緒。故稱光烈考。儻周公相成王。以承保命民。則非特不墜文王之德。而武王之業。亦不墜矣。成王能承保命民。不墜文武德業。乃得爲嚴恭之主。蓋子孫所以承奉保綏祖宗德業者。在恭畏而已矣。不恭則肆。肆則祖宗德業墜地矣。恭則畏。畏則祖宗德業常在矣。成王使周公輔相。以大其恭德。則成王之所守所見。亦可知矣。

林氏曰。無忝於祖考者。一人之恭。成祖考之功。而大一人之恭者。相臣之能。成王之所以留公。豈有他

哉。蓋將安天下之民。而顯武王之功。使一己之恭德。無愧於幽冥之中而後已。人君之命。如此其大。爲周公者。其敢以棄王之命。而不恢大其一人之恭哉。此公所以致欽盡禮而欲留以相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無垢曰。成王來洛邑。新卽君位。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使成王一卽位。首以厚禮常道。待接殷之賢者。風聞四方。豈不聳動激勵。而仰慕仁君之器識乎。其慰天下之心如此。天下翕然而治。無疑矣。夫其所以至此者。不難也。恭而已矣。以恭爲心。故不敢忽前朝之賢者。而坐以成天下之治。使後之人主。知周以恭德致治者。推先於成王。豈不美哉。又曰。周公之意。以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皆在周行。人心聳瞻。儻不以此大會中。有新號令。以慰繕天下。而區區歸宗周。以議所施設。可謂失時失幾矣。故舉舉欲成王自時中乂也。又曰。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多子者。謂衆大夫也。前人謂號叔而下也。前人成烈。無他。信而已矣。成王言恭先。周公言孚先者。何也。蓋君以恭爲德。臣以信爲德。臣下一言不信。則附上罔下。附下罔上。欺誑誕慢。譸張爲幻。弄無所不至。故周公以孚爲先。以警天下後世。爲臣子之姦者也。

東坡曰。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故周公以謂惇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焉。傅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

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答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溫恭非獨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六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爲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無垢曰周公言凡我所以啓迪開誘成王之法皆文王所傳之心也如戒成王初卽位有朋黨之心及訓成王初卽政以大悖典殷賢者此皆文王之心如此不必盡考驗其事蓋周公所傳於文王者以心不以事也此所以言德歟

東坡曰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之德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東坡曰周公以秬鬯二卣禮于文武且祝使國家順厚以敍身其康強無有過疾子孫萬年厥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王使殷人承敍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

無垢曰成王以神明事周公此盛禮也周公其敢當之哉所以不敢留秬鬯于家而卽以精意致于文

武也。觀周公此事。則夫天子之禮樂。周公其敢當之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大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王氏曰。大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大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

無垢曰。王在洛邑。至夏之仲冬。行烝祭。乃舉行尊周公之禮。于文王武王前。各以一騂牛告文武。此異禮也。成王命史官作册。又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册。惟告文王武王。爲周公立伯禽爲後於魯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爲周公立後而告于文武。其祭統之意歟。然而成王在新邑。其大號令。大政事。所以欲新天下耳目者。宜非一矣。而史官所載。區區以報周公功爲大。何也。曰。所以固結人心。感動天下者。莫大於忠厚。漢高祖既得天下。首貶鍾紹京、劉幽求輩。皆非忠厚之道。　又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惟七年。皆史官所記也。周公自攝政至宅洛。時十二月。史官計其誕保文武受命。已七年矣。此語所以尊周公也。七年而復辟于成王。以言周公於七年間。誕保文武所受天命。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幸制禮作樂。時爲太平。已免責於文武。而得釋謗於天下。解疑於異意之人。豈不慶幸乎。其間經歷流言叛亂。艱難險阻。得見今日。非周公大聖。其何以堪之。史官記此一節。所以尊周公也。

林氏曰前言逸祝所以告神也後言逸誥所以告伯禽也至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蓋史氏記攝政之歷年至是而復辟也

尙書精義卷三十九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無垢曰。序言營洛既成。遷此頑民。故周公以王命誥之也。嗚呼。先王之道。忠厚而已矣。周公之視人也。如吾親骨肉。況此頑民。皆商之士大夫。特以懷舊君。不暇顧其他耳。其心亦可嘉也。爲計當以漸。不當求速。漸摩勑諭。使知周之取天下。非以爲利。乃順乎天而應乎人耳。事久而定。定則是非明白矣。此周公所以日俟其悔悟耳。又曰。序言頑民。書云多士。孔子書其惡。所以見周家之忠厚。周公稱其官。所以見頑民之爲士大夫。深味孔子之意。則周之德愈見。徒言頑民。則不足以見殷之賢士。徒言多士。則不足以見周之德量。是序與書。蓋相爲表裏也。

呂氏曰。謂之頑民者何故。大抵心在一處。不知天命消息盈虛之理。便是頑。多士一篇。多說簡天命至公之理。以廓大殷多士之志。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無垢曰。此三月。是成王宅洛卽政。來歲之三月也。何以知之。去歲二月營洛。今歲三月。洛邑既成。所以

遷商民於此。爾殷遺多士者。以言爾等士大夫。皆商之遺民也。爾等知所以亡乎。以商紂虐民違天。天所不恤。旻天以閔恤爲事。旻天且弗恤矣。況天下乎。詩序。旻閔也。舜得罪于父母。號泣于旻天者。以旻天最爲易動也。旻天既不恤。所以大降喪亡于殷。天以我周能奉承天命。故天下民心。皆歸于我。我體天心以從事。所以將天明威以伐紂。致王者之罰。以德而不以力。乃黜殷紂而誅之。使不得居天位。而我所以爲此舉者。非有他也。天帝以伐殷事付我。我則勤行此舉。以終天帝之意耳。

張氏曰。命有德天之明也。討有罪天之威也。天雖有明威。而將之者在人。蓋天非人不因故也。我有周之伐紂。非出於一人之妄意也。上則將天之威。下則致王之罰。所以勑正殷命。而告終于帝也。終者。言天祿之永終也。殷命至此而終。則周之受命可知矣。

呂氏曰。所將之威。是天之威。不是周之罰。是王之罰。在上爲天。在下爲王。都是至公無偏之理。自天言之。謂之天威。自人言之。謂之王罰。名字不同。其理則一。若私己用威。便是人威。不是天威。若私己用罰。便是人罰。不是王罰。先說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皆無非天。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無垢曰。紂非特天不與。帝亦不與。天帝一也。天言定體。帝言造化。日月星辰天也。執禍福之柄。以應善惡者帝也。夫爲人君。得罪於天。又得罪于上帝。其何以王天下乎。欲知天帝與不與。當自民觀之。民秉

持我以爲依賴。爲愛我以爲父母。則天帝之與我可知矣。夫秉爲之心。當歸于紂。今乃在周。則天帝之黜商與周。亦皦然矣。天之明善威惡如此。其可忽哉。

呂氏曰。周固無心于求天。天自左右輔翼。周固不得不去討紂。我何嘗敢求位。惟順天公理。不得不如此。當時頑民染惡之久。都去私意上看。都不知天命廢興之常理。將謂周是仇讎。有意去取他。周之文武無此心。惟殷民有此心。見得周雖無心似有心。雖不求似有求。此周公所以以天命至公。不容己之理開他私心。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無垢曰。上言惟帝不畀。故今言上帝之心。上帝之心如何。爲人君者。措民於安逸之地。不以濫刑酷罰。暴賦橫斂以困之。則合上帝之心。而引其世祚至於長久。儻困苦此民。使不知有生之樂。則上帝不畀。而至於早墜厥命矣。又曰。有夏桀不合天意。乃爲瑤臺。爲酒池糟丘。以疲民力。又苛斂暴賦。以割剝夏邑。略不使民適於安逸。天以民爲心。民既不得其所。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又曰。夏桀欲不勝道。不能用帝之命。而乃不顧天變。大爲淫泆汙穢沈湎之行。其惡聲布滿四海。以至腥聞于天。又曰。遭災害而不知省。睹怪異而不知變。乃怙終不更。乃爲惡滋甚。爲君如此。天心亦何所望乎。夫天所以區區出災害出怪異。以譴告警懼之。欲其畏天而修德也。今乃恬然不顧。偃然自如。

天已絕望矣。夫望之則災異多。絕之則無所念。無所聞。不復眷顧仁愛。廢其天命。使宗社殞滅。降以極刑。使天位不保。爾桀南巢之放。此天也。

荊公曰。引逸者。易簡則逸。反是則勞。適逸者。帝之所延也。

呂氏曰。再自夏時說。自上說與他。我聞上帝開導有夏。明示之。輔翼之。教他在安穩之地。桀自不肯去平穩安逸之地。天分明示人。而人自不肯去。惟帝降格。天何嘗便肯絕夏。一箇警動悚悟之意。於夏甚多。何故國於天地。與有立焉。有夏不適逸。天何嘗便肯亡他。猶示一箇眷嚮之意。災害之出。便是天嚮夏處。水旱之來。亦是天嚮夏處。民心之怨。亦是天嚮夏處。上天拳拳警動他如此。桀終不能順帝之時。則其身縱放。陷於人欲。播惡名於四方。惟是天罔攸聞。他既自絕于天。天亦從而絕之。所以廢其大命。降其罰。亡其社稷。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無垢曰。天下豈有無君之理哉。一君爲惡。則天生一聖君爲天子。以代之矣。天命豈可恃哉。桀爲惡不改。故天命湯放桀而革夏爲商也。惟乾九五之大人。乃能用九二之大人。有成湯革夏。則有俊民治四方。不足怪也。以聖人爲君而居人上。俊民爲臣而治四方。則太平之治。可一日而興也。又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而在今後嗣王紂。乃大不明于天道。以其心不畏天也。天且不畏。況肯聽先

王勤家之訓。念先王勤家之事乎。夫爲人君。上則無天。下則無先王。其亦何所不可哉。紂之敗國亡家。乃商家之不幸也。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無垢曰。大爲淫泆。卽沈湎冒色者也。罔顧于天。而弗敬上天。罔明民可敬。而降災下民。民所以可敬者。以民者。天之心也。上不顧天。下不明民爲可敬。則天怒民怨。而大命殞墜矣。紂所爲如此。所以上天不保佑之。夫人主所以君天下者。天相之也。天相之。則國家昌明。天不相。則國喪亡矣。紂上不畏天。中不念先王。下不敬民。天絕之。先王絕之。民絕之。不亡何待乎。　又曰。心與天同。則天與之。心絕于天。則天罰之。是以凡四方小國大國。所以至於滅亡者。無非不明于德。惡聲宣布。腥聞于天。此天所以罰之也。張氏曰。天之所顯者道也。民之所祇者德也。罔顧于天顯。則道不足以格天。罔顧于民祇。則德不足以臨民。夫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今紂罔顧于天顯民祇。則是反道敗德者也。此上帝之所以不保。而降若茲大喪。宜矣。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言不明厥德者。天之所不與也。商罪貫盈。則其德昏矣。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則天不畀紂。此可見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無垢曰。上帝全付人民於人主者。欲愛育保養之也。紂不畏上帝。以虐下民。是上帝職事有曠闕矣。故成王呼殷多士曰。汝殷紂既廢墜上帝職事。今惟我周文王武王。乃大感通承奉上帝之職事。文王無他職。上帝愛民之心。而奉承之耳。靈有感通之意。以言若與上帝酬答然者。靈之意也。又曰。文王既與上帝若相酬答。故知上帝有命於武王曰。汝劃絕殷紂。勿令虐民。武王承奉帝意。黜殷殺紂。以告正其罪于上帝。言武王終上帝之事也。又曰。蓋以其叛所以遷于洛邑。使商民不叛。則周公無三監之伐。亦無遷洛邑之事。所以移動爾衆者。汝邑自爲之也。我念天意。止在卽刑于殷。倡亂如管、蔡、武庚之爲大罪者。而不在殷餘。故我不正爾典刑。而使之擯於人類也。

東坡曰。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于殷。則觀政而歸。已而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適。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無垢曰。武王親救殷民于湯火之中。而民不知恩德所在。乃反與武庚爲叛。儻不謀所以處之之道。則其惡念何從而弭哉。故我以道理而爲此謀計。遷汝西居于洛。使密邇王家。日見周之德教。日聞周之德音。日親周之賢士大夫。庶幾其惡念熄滅。而善端擴充乎。嗚呼。聖賢之處事。可謂深遠矣。又曰。非我周王所稟德性不好安靜也。以汝好叛上天之意。欲令汝去此舊染。適彼新都。而盡變其惡習也。故我今日遷汝。是惟天命。非予私意也。又曰。遷居旣出天命。汝等不可違天也。我奉承天命。惟恐其後。

汝等當如何。汝當知今日之舉。出于上天。非我私意。無或致怨于我也。嗚呼。以周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號令賞罰。一出于己。何畏民之怨乎。其諄諄恐懼如此者。則知周王之心。其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也。蓋平時暇日。君尊如天。民卑如地。儼然南面。莫敢仰視。儻不以德義固結民心。一旦變起藩籬。禍生肘腋。則舟中皆敵國。一夫能勝予。其可不懼哉。予味無我怨之語。見其言温宴潤澤。如春風之襲人。膏雨之及物。使人感愧戀慕。嗚呼。先王之心。何其忠厚如此乎。

張氏曰。成王誅管、蔡。商奄。則殷遺多士。嘗見徙矣。今又營洛邑而遷之居西。則疑于奉德不能康寧之者也。蓋人情好逸而惡勞。安土而重遷。今復遷之居西。則寧不憚煩。故周公又以此言而勞之也。然而其所以遷徙不常者。非我之所敢私也。時惟天命而已。天命以遷。可順不可違。故於是又告以無違也。朕不敢後者。趨時之道。非敢緩也。常人之情。擾之使遷。則不能無怨。故又告之以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無垢曰。周公引商革夏故事。告殷之多士。乃答周公曰。夏之士有蹈道者。簡擇在殷王庭。有爲公卿者。其次有服事于百僚。爲士大夫者。意謂周儻遵殷故事。何不選用商士。爲士大夫。而擯棄疑貳之何哉。觀此所言。則商士知天命之不可回。而將盡忠于周家矣。又曰。周公以成王意答多士曰。我惟聽有德者之言。用有德者之才。豈以商、周之士貳其心也。德之所在。聽用之所在也。以勢觀之。商士不知恩

德。好爲叛亂。豈可用在朝廷及居百僚之間乎。然予以聽用有德爲心。故不分彼此。敢求有德于天邑商也。他人豈敢如此乎。　又曰。汝之叛亂。理宜誅絕。然而予率皆肆汝不罪。矜汝不怒。遷汝于洛邑。又將擇有德者而用之。汝無自疑也。予之遷汝。欲汝日聞善言。日見善行。日親善人耳。非我欲罪汝。而爲此紛紛也。然而予之肆汝矜汝。豈予私心哉。是惟天命耳。遷汝者天。不殺者亦天。則亦見周王之舉動。無非天而已矣。

黃氏曰。方商士之在洛也。周公猶未之用。其後有簡在王庭。服在大僚。則亦嘗試用矣。陳豨反。代高祖封趙可將者四人。各千戶。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惟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周初天下洶洶。正坐商人耳。徙其豪傑以解其謀。而擇其可用用之。以繫其心。嗚呼。亦高帝計也。

張氏曰。迪之者。開迪而教導之也。簡之者。甄別而升進之也。迪之所以成其德。簡之所以用其才。能迪簡之使在王庭。然後得以服職在百僚也。雖然。周之于殷。非不能如殷之于夏。而迪簡之也。蓋爾多士。頑不可訓。無可聽用之道而已。　又曰。今我之所以待汝者。可謂盡矣。然而不能用汝。非我之罪。是惟天命而已。蓋彰有德。討有罪。莫非天命。豈人君之所敢私也。

呂氏曰。大抵暴亂之民。因他責望。便以官與他。卻恣其意。其惡愈深。以天命之理。至公之道。說與他。此見聖人臨大事之法。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無垢曰。誅其君而救其民。所以不致殺于汝等。然而不可不爲之計也。故移汝以遠此惡俗。而使比近服事臣服于宗周。以下其虐驕叛亂之氣。汝等見誅其君。其心震恐。又移遠惡俗。其心純一。故其所爲。無有前日偪強之心。而多爲遜順之行。所以不復有殺汝之心也。

呂氏曰。成周之地。周公武王之化。其俗濟濟多遜之人。所以我既不遷爾于遐逖。遷之于洛。乃所以使爾宗多遜之人。變移爾。今我于商民。可謂厚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無垢曰。言我所以作大邑于此洛邑者。蓋有二事焉。一則爲四方諸侯來朝鎬京者。無賓客之館。故于洛邑置館舍以賓之。二則亦惟爾多士居紂故都。染紂惡習。故我新此洛邑。使若見、若聞、若親近。皆周德化。周德音。與夫周賢士大夫。庶幾轉邪心爲正路。變惡念爲善端耳。

張氏曰。作新邑。非特諸侯之來賓也。于是之時。周公用書命庶殷。而庶殷不作。則其服從而奔走從事。臣我周王。故亦多遜矣。夫殷遺多士。其始也。能臣我宗多遜。其終又能臣我多遜。則周之教化。固足以臣服之可多矣。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蠲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

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垢曰遜順之心生于恭敬不敬則傲慢不遜此理之自然者也汝等能敬則與天同心與天同心則爲天所與而不絕爲天所矜而不棄天之畀矜卽君之畀矜也君與之則置之于士大夫之間君憐之則有祿賜衣食之俸嗚呼豈特多士凡爲人臣子者倘不知以敬存心則悖天之道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我代天者也汝心不敬我亦將致天之罰于爾躬誅殺絕滅躬且不得有矣而況于耕桑之業豈得有乎
陳氏曰王曰之下當有缺文其簡脫矣又曰者承上文而言之也多方之末曰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用是知王曰之下當有文也乃或言爾攸居其文承上上簡脫矣予不能知其下矣
周公作無逸
無垢曰敬則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爲心則爲恭爲畏爲不暇爲克己尊先王之典彝而享國至于長久以逸爲心則爲傲慢爲耽樂好田獵峻威刑聽小人之邪說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嗚呼人主有天下上焉則受皇天之畀付下焉則司萬民之性命內焉則祖宗社稷之所依外焉則蠻夷戎狄之所賴其任至大其責至深此豈細事哉如此重器必以敬爲心者乃能負荷之其可以逸豫之心持之乎

周氏曰天下常情莫不好逸而惡勞故聖賢之自處必以憂勤爲監而以安逸爲戒蓋憂勤則其興也勃焉安逸則其亡也忽焉古今必然之理也克勤于邦而夏禹以興坐以待旦而商湯以興禹湯之所以興者憂勤而興之也有衆率怠而夏桀以亡荒腆自恣而商紂以亡桀紂之所以亡者安逸而亡之也是故人臣之愛君者必以無逸爲戒罔遊于逸伯益所以戒舜也無教逸欲皐陶所以戒禹也無時豫怠伊尹所以誥太甲也不敢逸豫傅說所以進高宗也罔或不勤太保所以訓武王也周公之心何以異於此哉

范氏曰天下之善成于勤天下之惡起于逸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先勤然後能成功者修德不可以不勤舜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乃能成聖德以爲學不可以不勤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乃能成聖學爲治不可以不勤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故能成聖治

荊公曰君子以勤得逸繼之以休小人以逸得勤繼之以憂

李氏曰周之治迄成王而平周之化迄成王而備時已純熙則有可逸之勢物已盛多則有可逸之資天下有既濟之象而思患豫防正難於此時矣周公得恝然無慮乎哉是以在彼舉三宗所以使知守成之不易在我而稱文王所以使知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則宜效之而不可忽知創業之艱難則宜念之而不可忘

張氏曰遇患難而憂勤享安寧而逸樂常人之情也周家之治自文武至于成王太平歌於既醉守成

詠於鳧鷖。其治爲已安矣。其治爲已寧矣。淫佚怠忽之心。有不期至而至焉。故周公于此。遂作無逸之篇。以戒于成王。是非明足以見患。而消患於無形者。其何以及此。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無垢曰。周公未及一話一言。不知見何事。遽歎而曰嗚呼乎。蓋其所以歎者。深見君子所留心者。其在無逸也。嘗以心隱之。敬則神明尊。逸則心志放。神明尊。則事事據理而行。堯舜文武所以爲聖者在此。心志放。則事事惟吾所欲。其殘民暴物。皆所不恤也。桀紂之所以爲桀紂止以逸也。嗚呼。逸其可有乎。周公所以見此。未言而先歎也。　又曰。小人以盤樂怠傲爲逸樂。君子以稼穡艱難爲逸樂。小人所見近。故其所謂逸樂者。每足以亡國而敗家。君子所見遠。故其所謂逸樂者。每足以享長年而傳後世。蓋艱難中自有逸樂之理。人自不知耳。當其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時。已有千倉萬箱。百室盈婦子寧之理矣。豈非逸樂在艱難中乎。若酣歌恆舞。飛鷹啄犬時。已有亡國敗家。滅宗絕祀之象矣。何逸樂之有乎。

　又曰。農夫爲父母。其勤勞如此。厥子既生。寒而衣。飢而食。以謂吾所固有耳。豈知其所衣所食者。粒粒縷縷。皆自父母勤勞辛苦中來乎。亦猶後嗣王。安享天下。豈知尺地寸土。皆自祖宗艱難勤苦中來乎。　又曰。衣食既足。而不知稼穡艱難。則其心放逸。其心放逸。則其意輕忽。其意輕忽。則其言誕謾。此

自然之理也。又曰。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逸而諺而誕者。此庸愚之子也。其害爲小。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又凶愚之子也。

東坡曰。舊說先知農夫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之甚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依者。以王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史氏曰。甚哉。人君以民爲憂。而不以位爲樂也。惟其逸。斯能念民之生爲甚勞。當其乃逸。又念民之所賴爲甚重。二者安危治亂係焉。特在人君知與不知而已。稼穡艱難。是爲生者甚勞也。吾知之而不敢肆。小人之依。是所賴者甚重也。吾知之而不敢忽。稼穡待小人而成。小人因稼穡而養。而知與不知。特在夫逸與不逸之間。爲人主者可不戒哉。

張氏曰。稼穡艱難。小人之事也。爲君子而不知小人之事。則侈靡自恣。役天下以奉于一身。無所不至也。則稼穡艱難之事。在君子不可不知也。能知稼穡之艱難。然後可以享其安逸。非特可以享其安逸也。又足以知小人之所依。而不敢逸焉。蓋小人者。柔而不能以自立。其所依乃在君子。爲君子者。必勞心然後足以治之。其可逸乎。

呂氏曰。君子所其無逸。謂君子不可期須離去無逸。此一句最在所字上。止其所止之謂所。須是以無逸爲所。居大抵人道健而不息者。方是人道。若有斯須怠惰。便不是人道。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

無垢曰。嗚呼。周公之於成王之心。可謂切矣。前言小人放逸。所以警之使退。今言古先哲王敬德。所以引之使前。成王知放逸之不可爲。而敬德之可以長年也。則入德之階。顯然可升矣。中宗商王太戊也。心不散則嚴。貌不亂則恭。中宗非特行于廟堂之上也。在暗室之中。必若此焉。不然。何以動天心感民心哉。又曰。惟嚴恭故於天命。則知所寅畏。於治民則知自度。又曰。憂畏者必有儉德。儉則仁。仁則唯恐勤民動衆。殀天殺胎。故天下皆成和氣。和氣所至。動有此意。此中宗所以長年也。放逸者必侈汰。侈汰則不仁。害虐蒸民。暴殄天物。天下皆成怨氣。怨氣凝結。觸之則死。豈有長年之理乎。人主之所畏者。最畏短命。此周公所以警成王也。

周氏曰。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卽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穀二木。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天著不恭之訓。太戊恐懼。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災變。致太平。故經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實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治度。以率百姓。源濁而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沒世而不可得矣。

陳氏曰。外致其嚴恭。內致其寅畏。自度言自治。以法度也。言祗以欽之。言懼以畏之。中宗嚴恭寅畏於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祗懼。如是。豈以逸豫爲哉。故於事不敢荒。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爲主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無垢曰中宗天性無逸高宗因艱難而無逸雖所入路不同其所以爲無逸則一也高宗未爲太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稼穡艱難故使之久勞于外爰暨小人同爲艱難之事非苦之也蓋所以成就之也豈以小乙知武丁器質英邁必能中興商家故使之徧歷艱難庶幾知民間利病乎蓋惟涉山川者知險阻苦寒暑者知炎涼漢宣久在閭閻乃盡知民之疾苦遂爲漢家賢主亦何怪乎高宗哉　又曰嘉善也靖安也善安慰天下至于無小無大皆懷其深恩厚澤無一人或怨之者嗚呼其盛矣哉蓋放逸則必擾民故多怨無逸則必靖民故多譽此自然之理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無垢曰孔安國謂祖甲爲太甲此蓋惑於國語太史遷之說也國語之說曰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太史遷之說曰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其說如此故安國以祖甲爲太甲安國以世次顛倒也乃爲之說曰此以其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巧則巧矣然亦辭費鄭康成不知見何古書獨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果如是說則祖甲有伯夷、叔齊、泰伯、虞仲之節可謂賢君矣　又曰以祖甲之賢

而舊在民間。故深知稼穡艱難。及一起而卽位。則知小民所依。全在稼穡。故不妨民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而天下皆受其賜矣。以此知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苦。未嘗知懼者。其亦危哉。　又曰。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不及高宗。高宗不及中宗。豈德有厚薄。而年有長短也。曰中宗、高宗、祖甲、卽位之初。未知其老少如何。老者必不久。少者享國必長年。如舜大德。在位五十載。不及中宗之久。豈可謂舜德不如中宗哉。古書無據。未有以考之。又況人之氣數。自有長短。第修德者必延年。而不敬者必夭折也。此不可不知矣。

陳氏曰。庶民有常產之民也。鰥寡無告之民也。有常產之民。則保以安之。惠以懷之。無告之民。則敬之而不敢侮。保惠之仁也。不敢侮禮也。祖甲之不明。卒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者。豈非伊尹訓之。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之力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無垢曰。三宗之無逸。見敬德而不見富貴。後王生則逸。見富貴而不見敬德。以此知人主之不可以不學也。人主之敬。多發於變故艱難中。所謂知生於憂患也。中宗因桑穀之異而知敬。高宗因舊勞於外而知敬。祖甲因舊爲小人而知敬。　又曰。人心必有所係。知稼穡之艱難。則心在艱難。聞小人之勞苦。則心在勞苦。如此則其心常在敬畏之地。何敢少放逸乎。後嗣王既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不聞小人之

勞苦。其心泛泛。靡有所止。見放蕩之路。則必奔趨之矣。此所以惟耽樂之從也。又曰。自祖甲之後。有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帝辛。帝辛紂也。周公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則帝乙乃賢君也。以周公今說次敍之。則是廩辛十年。庚丁七八年。武乙五六年。太丁四三年矣。皆因耽樂以致短命。是敬德者必長年。不敬德者必短命也。人主享國。宜知所擇焉。

張氏曰。三王以憂勤而享國長久。後王以逸樂而罔克壽。然則稼穡之艱難。君子不可不知之也。此周公所以惓惓於成王而歷告之也。

呂氏曰。自此以後。凡所以立王生便在深宮豢養之中。都不知稼穡之艱難。亦不聞小人之勞苦。非特是不見。亦不聞。何故後來繼體守文之君。固少有親見小人之勞者。既然不知稼穡。朝夕只在逸樂之中。縱有人說小人勞苦事。他亦褻慢自不要聽。又況左右卻是諛諂面諛之人。如何肯說。凡小人之勞。既都不聞。則無所用。自然一意向聲色狗馬之樂。設使曾知稼穡之艱難。曾聞小人之勞。他何緣安穩放心去聲色狗馬上。

尚書精義卷四十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無垢曰文王抑畏之心又見於卑薄其衣服卑服如所謂惡衣服是也其不留意衣服之間其心必有所主也康功謂安民之功田功謂稼穡之功安民欲其有功則於民之細微無不體究矣治田欲其有功則於田之利害無不諳悉矣其曰功者必欲民之康田之豐而後已也卑薄其衣服而留意在此所以謂之卽畝又曰抑畏之心故無剛暴之氣每見其徽柔無倨傲之狀每見其懿恭徽懿皆美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暢於四支故柔則徽而恭則懿可以想見文王之聖容發於事業故小民則懷保之鰥寡則惠鮮之可以想見文王之德政有諸中形諸外此理之必致者也又曰蓋一日之機有萬儻稍失其會則禍必及於天下惟以勤爲心事事經理使發號施令無一人不滿其意者此咸和之理也

陳笘之曰卑服則不自尊其身卽康功田功則致其力於民卽康功所以安天下孟子所謂文王一怒安天下是也卽田功所以養天下孟子所謂文王制其田里是也言卑服則不耽樂之從可知言卽康功田功則聞小人之勞知稼穡之艱難可知

胡氏曰。抑有遏之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慾。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必畏諫。必畏謗讀。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爲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去也。非他人所能。惟我而已。故曰克自抑畏。言其自爲之。不由乎人也。然畏一也。有當畏者。有不當畏者。當畏者。雖聖人不敢不畏。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夷狄。則當修明刑政。以攘卻之。如舜罰有苗。周征三監。高宗伐鬼方。宣王伐玁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無垢曰。文王爲西伯。則西道諸侯。皆聽命而供貢賦。是以文王不敢盤樂于遊逸田獵。惡夫以庶邦所貢賦。供逸遊之好也。夫四方供賦。皆出於霑體塗足勞筋苦骨之餘。上以奉宗廟朝廷。下以給百官有司。庶乎其可也。而乃欲以供逸樂之具。天理豈肯容乎。周公於中宗言不敢荒寧。於高宗亦言不敢荒寧。於祖甲言不敢侮鰥寡。於文王言不敢盤于遊田者。此蓋無逸之心也。蓋無逸則兢畏而不敢。逸則肆而無不敢。使以敢爲心。則亦何所不可哉。欲行無逸。當以敬。欲行敬。當自不敢中入。

呂氏曰。文王之所以壽。只爲不養其小體。成王若欲壽。初不在養其小體。以此知此。最是周公感悟成王親切處。何故縱養其小體。便知理會衣服飲食遊田。殊不知。此乃是伐性之斧。溺身之穽。若是一箇養其大體。使心和氣平。乃是長久享壽之道理。文王如此勤勞。卻享許多壽。當知勤勞中。元不曾有焦熬地位。勤勞之中。自有樂地。文王所以能如此勤勞而自樂者。乃是文王徽柔懿恭所養至此。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無垢曰商之三宗周之文王不敢逸豫享國久長明白如此今後嗣王欲爲賢聖之君不墜祖宗基業而享國長久者無他道也法則三宗文王之不過于觀眺、逸樂、遊冶、田獵而已夫此四事有一于此上廢幾務下傷民財萬民之供賦役以百官郊祀有司之奉宗廟社稷朝市之大而已非以供觀逸遊田也夫逸豫之作常見于觀逸遊田此三宗文王所以不敢爲此以貽子孫後世之患也。

胡氏曰何謂觀如魯隱公觀魚于棠莊公觀社于齊景公欲觀于轉附朝儛魯臧孫所謂不軌不物曹劌所謂後嗣何觀而晏子所謂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則觀之過也何謂逸如魯文公三不會盟而怠于諭志大室屋壞而怠于宗廟自三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怠于憂旱魯國失自文公始則逸之過也何謂遊如周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秦始皇隋煬帝命作離宮別館不知其數千乘萬騎極意巡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國則遊之過也何謂田如夏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爲羿所奪漢武帝微行出獵夜過桓谷渴而求漿爲主人所辱則田之過也故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則必輕費妄用萬民正供之賦不足以給之而重斂于民民至困窮弱者死溝壑其終如此此聖人所以長慮卻顧而戒之於其初也。

呂氏曰前說以庶邦惟正之供後說以萬民惟正之供以此知天下之貢賦非要供奉天子本不是供人主之身乃是供人主之位何故夫作之君作之師所以使萬民來貢賦本不是私奉一人之身所以

惟是宗廟賓客。合當用者。方用貢賦。只是供人主之位。不是私奉人主之心。何故。當時所以使他貢賦。幾曾要供人主之觀逸遊田。當知本不是如此。此周公又警動成王親切處。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垢曰。淫于觀逸遊田。則人欲動蕩。其心迷亂。不復知天理所在。故反以酗酒爲德。夫酒所以喪德也。紂因得以鼓其凶燄。乃認以爲德。意逸豫之極。蓋有如此顚倒。成王得不以此爲戒哉。

呂氏曰。此心一開。便收不得。何故纔說我是今日暫耽樂。便上不順于天。下不順于人。便是絕于天。自絕于民了。以此知此心不可頃刻放下。人君纔放下時。天下便陷于災害之地。時今人爲惡多是自初間說道。我今日暫時如此。到得後來。爲惡日長。不可禁遏。皆緣初間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無垢曰。古之人。即中宗至文王也。君臣上下。皆以無逸爲德。故君臣上下。率由無逸之中。豈不儼然如上天。森然如北極。天下焉有不太平。神祇祖宗焉有不安樂乎。又曰。君臣相訓告保惠。教誨以無逸。而君或不肯聽臣下無逸之言。則放逸之言得入矣。先王正刑。自無逸中出。放逸之言入。則必盡變亂先王之正刑。若小若大。盡皆變亂。以快私意。此理之自然也。又曰。民心違怨。民口詛祝。怨氣充塞。安有壽考之理乎。夫民者天也。民心違怨。是天違怨也。民口詛祝。是天誅譴也。如此國家。亦安得有吉祥

事乎。

史氏曰。人君有迪哲之性。不修則不明。凡人有好亂之心。不防則不止。夫交修並用謂之胥。君臣之間。胥訓告。則相示以法。胥保惠。則相愛以德。胥教誨。則相規以道。古之聰明睿智之君。其盛德雖出於天縱。於是三者。猶眷眷而不忘。蓋開悟其迪哲之性。而隄防小人好亂之心者。不得不爾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無垢曰。迪蹈也。行也。謂用知人之哲以自照也。蓋知人之是非則易見。知己之是非則難行。知人之是非。以反照己之是非。則入聖人之域矣。故聞怨詈。則自敬德。愆在於彼。則曰朕之愆。正孟子所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之意也。於殷獨舉二宗。而不及湯。於周獨舉文王。而不及武王。此學者所以多說也。蓋湯武親以兵臨桀紂之罪。其無逸也不足言。二宗皆承富貴之後。文王亦承積累之基。其無逸也爲可法。此正爲成王言也。又曰。天下莫難受於怨詈。我誠有過。則彼之怨詈爲有物。我元無過。則彼之怨詈爲讒賊。此衆人聞怨詈所以多怒也。夫以三宗文王尚不免小人怨詈。況未及三宗文王者。乃遽欲人人稱頌乎。第三宗文王之處怨詈也有道。其道何如。迪哲而已。聞怨詈之至。則用平生知人之哲。卽怨詈而自照焉。其果有也。則改之不疑。其無有也。則愈加檢飭。使吾心無一毫之玷而後已。大自敬德。此之謂也。

胡氏曰哲者知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稟之智不以私昏之則其明不蔽所以人莫之欺也史氏曰以畏愼處己以忠厚待人此聖人盛德之事也聞譽則喜聞毀則怒善則稱諸己惡則歸諸人此情之必然也凡人情之所不堪者吾今一切反之非盛德孰能之哉張氏曰自知者明知人者哲哲者明之發乎外足以知人之謂也人孰不有是哲不能迪之則茅塞其心而昏惑闇黯之累生焉是故哲出於性迪之者人而已自殷王中宗以至于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者於哲則能迪之則其性天之明不爲物之所蔽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無垢曰夫聞怨詈之言而迪哲以自照則變忿怒爲和緩此心已在三宗文王閫域中矣安得不長有天下亦安得其心不常寬裕乎聞怨詈之言而輕信以含怒此心已在桀紂室中矣豈復能長有天下乎不知迪哲自責之道而信讒含怒因事而發不復審問是非所在乃恣罰無罪殺無辜之人以快一時之憤凡有同是無罪無辜而被殺罰者無不怨恨以叢萃於一人夫以眇然一己而天下之怨皆萃而歸焉不知其何以堪之此古帝王之所畏也邴歜殺其君有以也夫　又曰無逸迪哲之說上引三宗近質文王凡治亂安危之微享國長短之要盡於此矣此古今存亡一大鑑也

呂氏曰惟無逸則勤勞勤勞則公明謙遜虛受自然樂於聞過若自此縱逸則怠惰驕傲必至於自滿

何緣會聽人之言。惟是無逸。方能聽言。周公所以又嘆息。嗣王其監于茲。蓋欲成王。看此意逸存亡樣子。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無垢曰。太保之職。其救王惡。太師之職。其詔王嫩。蓋與之同。太師太保。皆宰相也。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而左右夾輔之。其任重矣。使成王有微惡萌於心。則召公爲失職。使成王有一善之不爲。則周公有失職。而以成王資質論之。管、蔡流言。成王遽疑周公。不視功載。成王悉用私人。是其心惡氣易生。善端猶蔽。此召公所以不悅而欲求去也。

荊公曰。召公不悅何也。曰。成王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卽位。蓋公懼王之不能終。而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悅焉。夫周之先王。非聖人則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而後太平。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於天下之民。而無負於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不以爲憂也。賈誼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

楊氏曰。召公不悅者。非不悅周公之留也。召公之與周公。同心而同德者。若使不悅周公之留。則召公

之心豈有其疑乎周公無可疑之事召公無疑周公之心使召公果有疑之之心則當疑於權在手未歸政之前必不疑於已歸政之後也君奭之篇卽周公已攝政之初復子明辟之後周公留爲太師與召公相成王爲左右之時也而召公方有疑之之心無乃後哉或曰召公之所以不悅者何哉曰召公見周公已歸政成王歸就臣位而成王中主也方在弱冠新卽大政召公之心蓋憂其志慮謀意或未保於無過宗廟社稷或未任於負荷蓋其心憂國之深故不悅也周公因其憂而不悅於是歷陳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復謂自古國家多難得賢臣則安蓋將以古賢臣之功勉召公而寬其憂成其忠相與協力以濟成王於太平之域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無垢曰我周既已受殷家有天下之命其吉其凶未可知也我不敢知周家基業其永信如今日之休美而子孫能順天道天其常輔子孫之誠乎我又不知其終出于不祥如殷紂乎此周公憂懼之深故以問召公也

張氏曰在天者有命在人者有義命之在天莫之致而致其可必哉所可必者在我之義而已是故殷之墜命與夫周之受命非周公之所敢知也厥基永孚于休與夫其終出于不祥亦非周公之所敢知

也。凡此言天難諶。命靡常。吉凶禍福。相爲消長。相爲倚伏。不可得而知矣。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東坡曰。周公昔嘗問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出于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祇上帝之命。不敢荒寧。則天將永孚于休。若其弗念天威。及使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爲此耳。故舉其昔言以喻之。無垢曰。于民無所尤。是任其作惡也。于民無所違。是順其作惡也。民知善之所向。惟上之人。于其爲善而任順之。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見風俗之厚矣。儻惟于民任順其爲惡。而無所尤違。惡俗已成。其終出于不祥也無疑矣。

荊公曰。此言君奭既曰。是在我。我亦不敢暇逸于天命。而不永遠念天威之于我民。無尤違。言天威于民。皆當其罪。無僭差。已不可以不念也。

張氏曰。謂之禍矣。福有時而來。謂之吉矣。凶有時而至。則上帝之命。我之所以不敢安也。作不善而降之殃。不欽德而墜厥命。則上天之威。無過也。無違也。未始或僭焉。苟能作德。則天威雖曰可畏。不足畏也。已不敢寧于上帝命。所謂雖休勿休是也。不敢不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所謂雖畏勿畏是也。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無垢曰。天道難保。有德者輔之。無德者去之。既不能恭承天地。又不能宣重文武之德。又與宮官女子。昏于深宮。不知天命之不可輕。是則天必將墜其有天下之命。亡不旋踵。豈能經歷久遠。以嗣文武恭天地之德。與夫文武光明之德乎。此言成王中才。正在周召夾輔之意。不可求去以爲高也。

荊公曰。前既言在我者。不敢不勉。此乃言在人者。非我所及知也。惟在人者。若我後嗣。上則大不克敬恭天與祖考。下則大不克敬恭諸侯臣民。遏佚前人光。在室家之中。沈溺于近習。而不知天下之艱難。則天命靡常。難可諶信。乃其墜命。不能經歷久遠。嗣前人敬明之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無垢曰。惟恐其不能嗣前人恭明德。故在今。我小子旦。不敢去國。而留佐成王也。然而我之佐成王。豈敢自以謂能正之哉。此蓋周公不敢以大人自處也。第行文武之明德。以開警于成王爾。夫闇室之中。灼鐙則闇者皆明。前人光即鐙也。成王猶闇室耳。使周公行文武明德。以示成王。則成王闇處皆廓然矣。

張氏曰。正己而率之者正也。先身而道之者迪也。周公自謂。我非能有所正也。亦非能有所迪也。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之成王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無垢曰。天不可信。我其柰何哉。惟道行武王安天下之德。使周家享國延長。庶幾天不用釋廢王所受

之命也。蓋受命者文王。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周公道行武王之德。則其享國延長也無疑矣。大誥寧王指武王。故知此所謂寧王者。武王也。

呂氏曰。天不可信。周公前既說天難諶。至者裏又說天不可信。周公非不知天。何故不信天。蓋天不在外。若外面信天。便是外面別有箇天。不要倚靠外面底天。紂言我生不有命在天。紂自不去理會一身。只專信天。卻自外討天。蓋天元不在外。心外別無天。夫紂愈攀援天。天愈絕紂。維武王自盡其德。自敬其德。可也。天命自無窮。此欲遠卻近。若是紂。欲近卻遠。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無垢曰。伊尹在太甲時。伊陟、臣扈、在太戊時。皆能格于上帝。夫天帝一也。而周公于湯時。言格于皇天。于太甲、太戊時。言格于上帝何也。蓋上帝則秉禍福之權。而作善者降之百祥矣。天則日月星辰是也。格于皇天。則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甘露降。醴泉湧。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藪。朝廷蓋可知也。格于上帝。則慮而有獲。動而有成。子孫千億。四夷來王矣。其心之體。無絲毫之欺。是格于皇天也。其心之用。無絲毫之欺。是格于上帝也。又曰。夫乂王家者。治人事也。伊陟告于巫咸。修人事以應桑穀之變。桑穀既消。則人事修之力也。人事修。則治與上帝之心同矣。上帝秉禍福之權。以殿萬物。人主

秉禍福之權。以馭人羣。其理一也。人事不治。則有桑穀之妖。人事既治。則格于上帝。是則人主代天。無求合于天也。第修吾之人事而已矣。　又曰。巫賢之于祖乙。甘盤之于高宗。亦用格于皇天上帝。與夫乂王家之道也。然則商家所以得天命者。以此數賢輔弼之力也。周公與召公。豈可去朝廷乎。去則高矣。其如文武之業何。不去則夾輔成王。不失皇天上帝之意。使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利害皎然。夫復何疑。　又曰。殷之賢君。皆得賢者輔相。故皆以禮終陟升遐也。以禮終。則其死也。配天而無愧矣。其道相傳如此。故殷之享國多歷年所。而不中絕命也。然則賢者所係如此。其可輕去朝廷。而不以天下國家爲念乎。

荆公曰。伊尹保衡。其實一者。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其故何哉。可與盡道則盡道。可與盡德則盡德。成湯可與盡道者也。太甲可與盡德者也。

張氏曰。天人之理。其致一也。所謂天之道者。卽吾身之道是也。所謂帝之德者。卽吾身之德是也。體此道而神焉。是與天同道。斯足以格于皇天矣。得此德而明焉。是與帝同德。斯足以格于上帝矣。格于皇天者。是其道之至。而與天無間也。格于上帝者。是其德之至。而與帝合一也。若夫道德有所未至。則未可以言格于皇天上帝。故特曰乂王家而已。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無垢曰。言天之所以大佑命商家者。則以商家百姓大族。王人之微者。無不秉德。明恤下民。以至爲小臣者。皆可以藩屏侯甸。如所謂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意。則夫天之佑商家者。則以商家得人故也。又曰。朝廷四海。形異而心同。勢遠而理一。故天子出一號。發一令。四方罔不是而信之。則以上下遠近。內外表裏。皆有德之士也。嗚呼。儻非伊尹、伊陟、臣扈、諸人有以倡之。其能如此之盛乎。審知此義。則周召之不可不留也。審矣。